

欽定後漢書

卷之六十七
八十七

後漢書卷七十七

宋 宣 城 太 守 范 曄 撰

唐 章 懷 太 子 賢 注

班梁列傳第三十七

班超傳 子勇

班超字仲升扶風平陵人徐令彪之少子也爲人有志

不修細節然內孝謹居家常執勤苦不耻勞辱有口辯

而涉獵書傳

涉如涉水獵如獵獸言不能周悉粗窺覽之也東觀記曰超持公羊春秋多所窺覽

永平五年兄固被召詣校書郎

校書郎解見班固傳

超與母隨至

洛陽家貧常爲官傭書以供養久勞苦嘗輟業投筆歎

曰大丈夫無他志畧猶當效傅介子張騫立功異域以

取封侯安能久事筆研間乎

傅介子北地人元帝時使西域刺殺樓蘭王封義陽

侯張騫漢中人武帝時鑿空開西域封博望侯續漢書作久弄筆研乎華嶠書作久事筆耕乎研音硯

左

右皆笑之超曰小子安知壯士志哉其後行詣相者曰

祭酒布衣諸生耳

一坐所尊則先祭酒今稱祭酒相尊敬之詞也

而當封侯萬

里之外超問其狀相者指曰生燕頷虎頸飛而食肉此

萬里侯相也久之顯宗問固卿弟安在固對爲官寫書

受直以養老母帝乃除超爲蘭臺令史

續漢志曰蘭臺令史六人秩百

石掌書劾奏及印主文書

後坐事免官十六年奉車都尉竇固出擊

匈奴以超爲假司馬將兵別擊伊吾戰於蒲類海多斬

首虜而還

伊吾匈奴中地名在今伊州納職縣界前書音義曰蒲類匈奴中海名在敦煌北也

固

以爲能遣與從事郭恂俱使西域超到鄯善

鄯善本西域樓蘭國

也昭帝元鳳四年改爲鄯善去陽關一千六百里去長安六千一百里也

鄯善王廣奉超禮

敬甚備後忽更疎懈超謂其官屬曰寧覺廣禮意薄乎

此必有北虜使來狐疑未知所從故也明者睹未萌況

已著邪乃召侍胡詐之曰匈奴使來數日今安在乎侍

胡惶恐具服其狀超乃閉侍胡悉會其吏士三十六人

與共飲酒酣因激怒之曰卿曹與我俱在絕域

曹輩也

欲

立大功以求富貴今虜使到裁數日而王廣禮敬卽廢

如令鄯善收吾屬送匈奴骸骨長爲豺狼食矣爲之奈

何官屬皆曰今在危亡之地死生從司馬超曰不入虎穴不得虎子當今之計獨有因夜以火攻虜使彼不知我多少必大震怖可殄盡也滅此虜則鄯善破膽事成事立矣衆曰當與從事議之超怒曰吉凶決於今日從事文俗吏聞此必恐而謀泄死無所名非壯士也衆曰善初夜遂將吏士往奔虜營會天大風超令十人持鼓藏虜舍後約曰見火然皆當鳴鼓大呼餘人悉持兵弩夾門而伏超乃順風縱火前後鼓噪虜衆驚亂超手格殺三人吏兵斬其使及從士三十餘級餘衆百許人悉燒死

東觀記曰斬得匈奴節使屋賴帶副使比離支首及節也

明日乃還告郭恂恂

大驚既而色動超知其意舉手曰掾雖不行班超何心
獨擅之乎恂乃悅超於是召鄯善王廣以虜使首示之
一國震怖超曉告撫慰遂納子爲質還奏於竇固固大
喜具上超功效并求更選使使西域帝壯超節詔固曰
吏如班超何故不遣而更選乎今以超爲軍司馬令遂
前功超復受使固欲益其兵超曰願將本所從三十餘
人足矣如有不虞多益爲累是時于寘王廣德新攻破
莎車遂雄張南道于寘國去長安九千六百七十里南
與婁羌西與姑墨接莎車國去長安
九千九百五十里西域南北有大山中央有河東西六
千餘里東至玉門陽關有兩道從鄯善傍南山北波河
西行至莎車爲南道雄張猶熾盛
也張音丁亮反波傍也波音波而匈奴遣使監護其

國超既西先至于寘廣德禮意甚疎且其俗信巫巫言
神怒何故欲向漢漢使有駟馬急求取以祠我廣德乃
遣使就超請馬

續漢及華嶠書駟字並作驄
說文馬淺黑色也音京媚反

超密知其

狀報許之而令巫自來取馬有頃巫至超卽斬其首以
送廣德因辭讓之廣德素聞超在鄯善誅滅虜使大惶
恐卽攻殺匈奴使者而降超超重賜其王以下因鎮撫
焉時龜茲王建爲匈奴所立倚恃虜威據有北道攻破

疏勒殺其王

龜茲國居居延城去長安七千四百八十里南與精絕東與且末北與烏孫西與姑

墨接前書音義龜茲音丘慈今龜音丘勿反茲音沮惟
反蓋急言耳自車師前王庭隨北山波河西行至疏勒
爲北道疏勒國居疏勒城去
長安九千三百五十里也而立龜茲人兜題爲疏勒

王明年春超從間道至疏勒去堯題所居槃橐城九十里逆遣吏田慮先往降之勅慮曰堯題本非疏勒種國人必不用命若不卽降便可執之慮旣到堯題見慮輕弱殊無降意慮因其無備遂前劫縛堯題左右出其不意皆驚懼奔走慮馳報超超卽赴之悉召疏勒將吏說以龜茲無道之狀因立其故王兄子忠爲王續漢書曰求得故王兄子榆勒立之更名曰忠也國人大悅忠及官屬皆請殺堯題超不聽欲示以威信釋而遣之疏勒由是與龜茲結怨十八年帝崩焉者以中國大喪焉者國居員渠城去長安七千三百里北與烏孫接遂攻沒都護陳睦超孤立無援而龜茲姑墨數發兵攻疏

勒

姑墨國王居南城去長安八千一百五十里

超守槃橐城與忠爲首尾士

吏單少拒守歲餘肅宗初卽位以陳睦新沒恐超單危不能自立下詔徵超超發還疏勒舉國憂恐其都尉黎弇曰漢使棄我我必復爲龜茲所滅耳誠不忍見漢使去因以刀自剄超還至于寘王侯以下皆號泣曰依漢使如父母誠不可去互抱超馬脚不得行超恐于寘終不聽其東又欲遂本志乃更還疏勒疏勒兩城自超去後復降龜茲而與尉頭連兵

尉頭國居尉頭谷去長安八千六百五十里南與疏

勒接衣服類烏孫也

超捕斬反者擊破尉頭殺六百餘人疏勒復

安建初三年超率疏勒康居于寘拘彌兵一萬人攻姑

墨石城破之

康居國去長安萬二
千三百里不屬都護

斬首七百級超欲因

此叵平諸國

叵猶
遂也

乃上疏請兵曰臣竊見先帝欲開西

域故北擊匈奴西使外國鄯善于寘卽時向化今拘彌

莎車疏勒月氏烏孫康居復願歸附欲共并力破滅龜

茲平通漢道若得龜茲則西域未服者百分之一耳臣

伏自惟念卒伍小吏實願從谷吉效命絕域庶幾張騫

棄身曠野

谷吉長安人永之父也元帝時爲衛司馬使
送郅支單于侍子爲郅支所殺張騫武帝時

爲郎使月氏爲匈奴所閉留之十餘
歲乃亡走大宛窮急卽射禽獸給食

昔魏絳列國大夫

尙能和輯諸戎

魏絳晉大夫晉悼公時山戎使孟樂如
晉因魏絳納虎豹之皮請和諸戎公悅

使魏絳盟諸戎事
見左傳輯亦和也

況臣奉大漢之威而無鉛刀一割之

用乎

賈誼曰莫邪爲鈍兮鉛刀爲銛
楚詞曰捐棄大阿寶鉛刀兮

前世議者皆曰取

三十六國號爲斷匈奴右臂

前書曰漢遣公主爲烏孫
夫人結爲昆弟則是斷匈

奴右臂也哀帝時劉歆上議曰武帝時立五屬國起朔
方伐朝鮮起玄菟樂浪以斷匈奴之左臂也西伐大宛
結烏孫裂匈奴之右
臂南面以西爲右也今西域諸國自日之所入莫不向

化

西域傳曰自條支國乘水西
行可百餘日近日所入也

大小欣欣貢奉不絕唯

焉耆龜茲獨未服從臣前與官屬三十六人奉使絕域
備遭艱厄自孤守疏勒於今五載胡夷情數臣頗識之

問其城郭小大皆言倚漢與依天等以是效之則葱領

可通

效猶驗也西河舊事曰葱
領山其上多葱因以爲名

葱領通則龜茲可伐今

宜拜龜茲侍子白霸爲其國王以步騎數百送之與諸

國連兵歲月之間龜茲可禽以夷狄攻夷狄計之善者

也

前書晁錯曰以蠻夷攻蠻夷中國之利也

臣見莎車疏勒田地肥廣草牧

饒衍不比敦煌鄯善間也

敦煌今涼州縣

兵可不費中國而糧

食自足且姑墨溫宿二王特爲龜茲所置

溫宿國王居溫宿城去長

安八千三百五十里也

既非其種更相厭苦其執必有降反若二

國來降則龜茲自破願下臣章參考行事誠有萬分死

復何恨臣超區區特蒙神靈竊冀未便僵仆目見西域

平定陛下舉萬年之觴

詩曰躋彼公堂稱彼兕觥萬壽無疆前書兒寬傳曰臣寬再拜

上千萬歲壽

薦勳祖廟布大喜於天下

薦進也勳功也左氏傳曰反行飲至合爵

策勳焉

書奏帝知其功可成議欲給兵平陵人徐幹素與

超同志上疏願奮身佐超五年遂以幹爲假司馬將弛

刑及義從千人就超先是莎車以爲漢兵不出遂降於

龜茲而疏勒都尉番辰

番音潘下同

亦復反叛會徐幹適至

超遂與幹擊番辰大破之斬首千餘級多獲生口超旣破番辰欲進攻龜茲以烏孫兵彊宜因其力乃上言烏

孫大國控弦十萬故武帝妻以公主

烏孫國居赤谷城去長安八千九百

里武帝元封中以江都王建女細君爲公主以妻烏孫贈送甚盛烏孫以爲右夫人

至孝宣皇帝

卒得其用

西域傳曰宣帝卽位烏孫遣使上書言匈奴連發大兵侵擊烏孫欲隔絕漢烏孫願發國

半精兵五萬騎盡力擊匈奴唯天子出兵以救公主漢大發十五萬騎五將軍分道並出烏孫以五萬騎從西方入至右谷蠡王庭獲四萬餘級馬牛羊七十餘萬今可遣使招慰與共合力帝

納之八年拜超爲將兵長史假鼓吹幢麾

將兵長史解見和帝紀平

帝元始二年使謁者大司馬掾持節行邊兵遣執金吾侯陳茂假以鉦鼓古今樂錄曰橫吹胡樂也張騫入西域傳其法於長安唯得摩訶兜勒一曲李延年因之更造新聲二十八解乘輿以爲武樂後漢以給邊將萬人將軍得之在俗用者有黃鶴隴頭出關入關出塞入塞折楊柳黃覃子赤之揚望行人十曲劉熙釋名曰幢童也其貌童童然蔡邕月令章句曰羽鳥翼也以爲旌幢麾也橫吹麾幢皆大將所有超非大將故言假

徐幹爲軍司馬別遣衛候李邑護送烏孫使者賜大小

昆彌以下錦帛

前書曰烏孫國王先號昆莫名獵驕靡後書昆彌云後代取昆字靡彌聲相近

音有輕重耳昆莫既死于孫爭國漢令立元貴靡爲大昆彌烏就屠爲小昆彌賜印綬故有大小昆彌之號焉

李邑始到于寘而值龜茲攻疏勒恐懼不敢前因上書

陳西域之功不可成又盛毀超擁愛妻抱愛子安樂外

國無內顧心超聞之歎曰身非曾參而有三至之讒恐

見疑於當時矣

三至解見寇榮傳

遂去其妻帝知超忠乃切責

邑曰縱超擁愛妻抱愛子思歸之士千餘人何能盡與超同心乎令邑詣超受節度詔超若邑任在外者便留與從事超卽遣邑將烏孫侍子還京師徐幹謂超曰邑前親毀君欲敗西域今何不緣詔書留之更遣他吏送侍子乎超曰是何言之陋也以邑毀超故今遣之內省不疚何郵人言

疚病也郵憂也論語孔子曰內省不疚夫何憂何懼左氏傳曰詩云禮義不愆

何恤乎人之言詩謂逸詩也

快意留之非忠臣也明年復遣假司馬

和恭等四人將兵八百詣超超因發疏勒于寘兵擊莎

車莎車陰通使疏勒王忠啖以重利

謂多以珍寶誘引之啖音徒濫反前

書高祖令陸賈往說秦將啗以利啖與啗同

忠遂反從之西保烏卽城超乃

更立其府丞成大爲疏勒王悉發其不反者以攻忠積半歲而康居遣精兵救之超不能下是時月氏新與康居婚相親超乃使使多齎錦帛遺月氏王令曉示康居王康居王乃罷兵執忠以歸其國烏卽城遂降於超後三年忠說康居王借兵還據損中

損中未詳東觀記作頓中續漢及華嶠書

並作損中本或作權未知孰是也

密與龜茲謀遣使詐降於超超內知

其姦而外僞許之忠大喜卽從輕騎詣超超密勒兵待之爲供張設樂

供音居用反張音竹亮反

酒行乃叱吏縛忠斬之因

擊破其衆殺七百餘人南道於是遂通明年超發于寘諸國兵二萬五千人復擊莎車而龜茲王遣左將軍發溫宿姑墨尉頭合五萬人救之超召將校及于寘王議曰今兵少不敵其計莫若各散去于寘從是而東長史亦於此西歸可須夜鼓聲而發陰緩所得生口龜茲王聞之大喜自以萬騎於西界遮超溫宿王將八千騎於東界徼于寘超知二虜已出密召諸部勒兵雞鳴馳赴莎車營胡大驚亂奔走追斬五千餘級大獲其馬畜財物莎車遂降龜茲等因各退散自是威震西域初月氏嘗助漢擊車師有功是歲貢奉珍寶符拔師子

續漢書
曰符拔

形似鱗而無角

因求漢公主超拒還其使由是怨恨永元二年
月氏遣其副王謝將兵七萬攻超超衆少皆大恐超譬
軍士曰月氏兵雖多然數千里踰葱嶺來非有運輸何
足憂邪但當收穀堅守彼飢窮自降不過數十日決矣
謝遂前攻超不下又鈔掠無所得超度其糧將盡必從
龜茲求救乃遣兵數百於東界要之謝果遣騎齎金銀
珠玉以賂龜茲超伏兵遮擊盡殺之持其使首以示謝
謝大驚卽遣使請罪願得生歸超縱遣之月氏由是大
震歲奉貢獻明年龜茲姑墨溫宿皆降乃以超爲都護
徐幹爲長史拜白霸爲龜茲王遣司馬姚光送之超與

光共脅龜茲廢其王尤利多而立白霸使光將尤利多還詣京師超居龜茲它乾城徐幹屯疏勒西域唯焉耆

危須尉犁以前沒都護懷二心其餘悉定六年秋超遂

發龜茲鄯善等八國兵合七萬人及吏士賈客千四百

人討焉耆兵到尉犁界而遣曉說焉耆尉犁危須曰都

護來者欲鎮撫三國卽欲改過向善宜遣大人來迎當

賞賜王侯已下

大人謂其酋長

事畢卽還今賜王綵五百匹焉

耆王廣遣其左將北鞬支奉牛酒迎超

鞬音九言反

超詰鞬

支曰汝雖匈奴侍子而今秉國之權都護自來王不以

時迎皆汝罪也或謂超可便殺之超曰非汝所及此人

權重於王今未入其國而殺之遂令自疑設備守險豈
得到其城下哉於是賜而遣之廣乃與大人迎超於尉
犁奉獻珍物焉耆國有鞏橋之險廣乃絕橋不欲令漢
軍入國超更從它道屬度由帶以上爲屬由膝
以下爲揭見爾雅也七月晦
到焉耆去城二十里正營大澤中○劉放曰案
文正當作止廣出不

意大恐乃欲悉驅其人共入山保焉耆左候元孟先嘗
質京師密遣使以事告超超卽斬之示不信用乃期大
會諸國王因揚聲當重加賞賜於是焉耆王廣尉犁王
汎及北鞏支等三十人相率詣超其國相腹久等十七
人懼誅皆亡入海十七字本
或爲七十而危須王亦不至坐定超

怒詰廣曰危須王何故不到腹久等所緣逃亡遂叱吏

士收廣汎等於陳睦故城斬之傳首京師因縱兵鈔掠

斬首五千餘級獲生口萬五千人馬畜牛羊三十餘萬

頭更立元孟爲耆王超留焉耆半歲慰撫之於是西

域五十餘國悉皆納質內屬焉明年下詔曰往者匈奴

獨擅西域寇盜河西永平之末城門晝閉先帝深愍邊

氓嬰罹寇害乃命將帥擊右地破白山臨蒲類

西河舊事曰白

山之中有好木匈奴謂之天山去蒲類海百里郭義恭廣志曰西域有白山通歲有雪亦名雪山破白山見明

紀也取車師城郭諸國震懼響應遂開西域置都護而焉

耆王舜舜子忠獨謀悖逆恃其險隘覆沒都護并及吏

士先帝重元元之命憚兵役之興故使軍司馬班超安

集于寘以西超遂踰葱嶺迄縣度

迄至也縣度山名縣音玄謂以繩索縣絕

而過也其處在皮山國以

西蜀賓國之東也 出入二十二年莫不賓從改立

其王而綏其人不動中國不煩戎士得遠夷之和同異

俗之心而致天誅蠲宿耻以報將士之讐

致猶至也蠲除也

司

馬法曰賞不踰月欲人速覩爲善之利也其封超爲定

遠侯邑千戶

東觀記曰其以漢中郡南鄭之西鄉戶千封超爲定遠侯故城在今洋州西鄉縣南

超自以久在絕域年老思土十二年上疏曰臣聞太公

封齊五世葬周狐死首丘代馬依風

禮記曰太公封於營丘比及五世皆

反葬於周君子曰樂樂其所自生禮不亡其本古之人有言曰狐死正丘首仁也鄭玄注曰正丘首丘也代郡

名在趙北韓詩外傳曰代馬依北風飛鳥揚故巢也夫周齊同在中土千里之間

況於遠處絕域小臣能無依風首丘之思哉蠻夷之俗

畏壯侮老

案前書曰匈奴其俗壯者食肥美老者食其餘貴壯健賤老弱也

臣超犬馬

齒殲常恐年衰奄忽僵仆孤魂棄捐昔蘇武留匈奴中

尚十九年今臣幸得奉節帶金銀護西域

金銀謂印也金印紫綬銀

印青綬也

如自以壽終屯部誠無所恨然恐後世或名臣爲

沒西域臣不敢望到酒泉郡但願生入玉門關

玉門關屬敦煌

郡今沙州也去長安三千六百里關在敦煌縣西北酒泉今肅州也去長安二千八百五十里也

臣老

病衰困冒死瞽言謹遣子勇隨獻物入塞

東觀記曰時安息遣使獻

大爵師子超遣子勇隨入塞也

及臣生在令勇目見中土而超妹同郡

曹壽妻昭亦上書請超曰妾同產兄西域都護定遠侯
超幸得以微功特蒙重賞爵列通侯位二千石天恩殊
絕誠非小臣所當被蒙超之始出志捐軀命冀立微功
以自陳效會陳睦之變道路隔絕超以一身轉側絕域
曉譬諸國因其兵衆每有攻戰輒爲先登身被金夷夷傷
也 不避死亡賴蒙陛下神靈且得延命沙漠至今積三
十年骨肉生離不復相識所與相隨時人士衆皆已物
故超年最長今且七十衰老被病頭髮無黑兩手不仁
不仁猶不遂也耳目不聰明扶杖乃能行雖欲竭盡其力以報
塞天恩迫於歲暮犬馬齒索蠻夷之性悖逆侮老而超

且暮入地久不見代恐開姦宄之源生逆亂之心而卿大夫咸懷一切莫肯遠慮如有卒暴超之氣力不能從心便爲上損國家累世之功下棄忠臣竭力之用誠可痛也故超萬里歸誠自陳苦急延頸踰望三年於今未

蒙省錄

踰達也高祖踰謂黥布曰何苦而反

妾竊聞古者十五受兵六十

還之

周禮鄉大夫職曰國中七尺以及六十野自六尺以及六十有五皆征之征謂賦稅從征役也韓詩

外傳曰二十行役六十免役與周禮國中同卽知一與周禮七尺同禮國中六十免役野卽六十有五晚於國中五年國中七尺從役野六尺卽是野又早於國中五年七尺謂二十六尺卽十五也此言十五受兵謂據野外爲言六十還之據國中爲說也。劉放曰注卽知一與周禮七尺同禮國中六十免役案文一字當作二十

又下文禮國中當云周禮國中

亦有休息不任職也緣陛下以至孝理

天下得萬國之歡心不遺小國之臣況超得備侯伯之位故敢觸死爲超求哀旬超餘年

旬乞也

一得生還復見

闕庭使國永無勞遠之慮西域無倉卒之憂超得長蒙

文王葬骨之恩子方衰老之惠

葬骨解見明紀田子方魏文侯之師也見君之

老馬棄之曰少盡其力老而棄之非仁也於是收而養之事見史記也

詩云民亦勞止汙

可小康惠此中國以綏四方

詩大雅也汙其也康綏皆安也言先施恩惠於中國

然後乃安四方

超有書與妾生訣恐不復相見妾誠傷超以壯

年竭忠孝於沙漠疲老則便捐死於曠野誠可哀憐如

不蒙救護超後有一旦之變冀幸超家得蒙趙母衛姬

先請之貸

趙母謂趙奢之妻趙括之母也懼括敗先請得不坐事見史記衛姬者齊桓公之姬桓公

與管仲謀伐衞桓公入姬妾愚戇不知大義觸犯忌諱請衞之罪事見列女傳也

書奏帝感其言乃徵超還超在西域三十一年十四年

八月至洛陽拜爲射聲校尉超素有胷脅疾旣至病遂

加帝遣中黃門問疾賜醫藥其九月卒年七十一朝廷

愍惜焉使者弔祭贈賙甚厚子雄嗣初超被徵以戊己

校尉任尙爲都護

○劉攽曰案是時但有戊校尉多己字

與超交代尙謂

超曰君侯在外國三十餘年而小人猥承君後任重慮

淺宜有以誨之超曰年老失智任君數當大位豈班超

所能及哉必不得已願進愚言塞外吏士本非孝子順

孫皆以罪過徙補邊屯而蠻夷懷鳥獸之心難養易敗

今君性嚴急水清無大魚察政不得下和

家語孔子曰水至清則無

魚人至察則無徒

宜蕩佚簡易寬小過總大綱而已超去後尙

私謂所親曰我以班君當有奇策今所言平平耳尙至數年而西域反亂以罪被徵如超所戒有三子長子雄累遷屯騎校尉會叛羌寇三輔詔雄將五營兵屯長安就拜京兆尹雄卒子始嗣尙清河孝王女陰城公主主順帝之姑貴驕淫亂與嬖人居帷中而召始入使伏牀下始積怒永建五年遂拔刃殺主帝大怒腰斬始同產皆棄市超少子勇

勇字宜僚少有父風永初元年西域反叛以勇爲軍司

馬與兄雄俱出敦煌迎都護及西域甲卒而還因罷都護後西域絕無漢吏十餘年元初六年敦煌太守曹宗遣長史索班將千餘人屯伊吾車師前王及鄯善王皆來降班後數月北單于與車師後部遂共攻沒班進擊走前王畧有北道鄯善王急求救於曹宗宗因此請出兵五千人擊匈奴報索班之耻因復取西域鄧太后召勇詣朝堂會議先是公卿多以為宜閉玉門關遂棄西域勇上議曰昔孝武皇帝患匈奴彊盛兼總百蠻以逼障塞於是開通西域離其黨與論者以為奪匈奴府藏斷其右臂遭王莽篡盜徵求無厭胡夷忿毒遂以背叛

光武中興未遑外事故匈奴負疆驅率諸國及至永平

再攻敦煌河西諸郡城門晝閉孝明皇帝深惟廟策

古者

謀事必就祖
故言廟策也

乃命虎臣出征西域

毛詩曰進厥虎
臣闚如虓虎

故匈奴

奴遠遁邊境得安及至永元莫不內屬會間者羌亂西
域復絕北虜遂遣責諸國備其逋租高其價直嚴以期
會鄴善車師皆懷憤怨思樂事漢其路無從前所以時
有叛者皆由牧養失宜還爲其害故也今曹宗徒耻於
前負欲報雪匈奴而不尋出兵故事未度當時之宜也
夫要功荒外萬無一成若兵連禍結悔無及已況今府
藏未充師無後繼是示弱於遠夷暴短於海內臣愚以

爲不可許也舊敦煌郡有營兵三百人今宜復之復置
護西域副校尉居於敦煌如永元故事又宜遣西域長
史將五百人屯樓蘭西當焉耆龜茲徑路南疆鄯善于
寘心膽北扞匈奴東近敦煌如此誠便尙書問勇曰今
立副校尉何以爲便又置長史屯樓蘭利害云何勇對
曰昔永平之末始通西域初遣中郎將居敦煌後置副
校尉於車師旣爲胡虜節度又禁漢人不得有所侵擾
故外夷歸心匈奴畏威今鄯善王尤還尤還王名漢人外孫
若匈奴得志則尤還必死此等雖同鳥獸亦知避害若
出屯樓蘭足以招附其心愚以爲便長樂衛尉鐔顯廷

尉綦母參司隸校尉崔據難曰朝廷前所以棄西域者以其無益於中國而費難供也今車師已屬匈奴鄯善不可保信一旦反覆班將能保北虜不爲邊害乎

以勇爲軍

司馬故以將言將音子亮反

勇對曰今中國置州牧者以禁郡縣姦

猾盜賊也若州牧能保盜賊不起者臣亦願以要斬保匈奴之不爲邊害也今通西域則虜執必弱虜執必弱則爲患微矣

○劉攽曰案文此句多一必字

孰與歸其府藏續其斷臂

哉今置校尉以扞撫西域設長史以招懷諸國若棄而不立則西域望絕望絕之後屈就北虜緣邊之郡將受困害恐河西城門必復有晝閉之儆矣今不廓開朝廷

之德而拘屯戍之費若北虜遂熾豈安邊久長之策哉
太尉屬毛軫難曰今若置校尉則西域駱驛遣使求索
無馱與之則費難供不與則失其心一旦爲匈奴所迫
當復求救則爲役大矣勇對曰今設以西域歸匈奴而
使其恩德大漢不爲鈔盜則可矣如其不然則因西域
租入之饒兵馬之衆以擾動緣邊是爲富仇讐之財增
暴夷之執也置校尉者宣威布德以繫諸國內向之心
以疑匈奴覬覦之情而無財費耗國之慮也且西域之
人無它求索其來入者不過稟食而已今若拒絕執歸
北屬夷虜并力以寇并涼則中國之費不止千億置之

誠便於是從勇議復敦煌郡營兵三百人置西域副校尉居敦煌雖復羈縻西域然亦未能出屯其後匈奴果數與車師共入寇鈔河西大被其害延光二年夏復以勇爲西域長史將兵五百人出屯柳中柳中今西州縣明年正月勇至樓蘭以鄯善歸附特加三綬而龜茲王白英猶自疑未下勇開以恩信白英乃率姑墨溫宿自縛詣勇降勇因發其兵步騎萬餘人到車師前王庭擊走匈奴伊蠡王於伊和谷收得前部五千餘人於是前部始復開通還屯田柳中四年秋勇發敦煌張掖酒泉六千騎及鄯善疏勒車師前部兵擊後部王軍就大破之軍就名也

首虜八千餘人馬畜五萬餘頭捕得軍就及匈奴持節使者將至索班沒處斬之以報其耻傳首京師永建元年更立後部故王子加特奴爲王勇又使別校誅斬東且彌王亦更立其種人爲王

且音子
余反

於是車師六國悉

平其冬勇發諸國兵擊匈奴呼衍王呼衍王亡走其衆二萬餘人皆降捕得單于從兄勇使加特奴手斬之以結車師匈奴之隙北單于自將萬餘騎入後部至金且谷勇使假司馬曹俊馳救之單于引去俊追斬其貴人骨都侯於是呼衍王遂徙居枯梧河上是後車師無復虜跡城郭皆安唯焉耆王元孟未降二年勇上請攻元

孟於是遣敦煌太守張朗將河西四郡兵三千人配勇

河西四郡金城敦煌張掖酒泉

因發諸國兵四萬餘人分騎爲兩道擊

之勇從南道朗從北道約期俱至焉耆而朗先有罪欲
徼功自贖遂先期至爵離關遣司馬將兵前戰首虜二
千餘人元孟懼誅逆遣使乞降張朗徑入焉耆受降而
還元孟竟不肯面縛唯遣子詣闕貢獻朗遂得免誅勇
以後期徼下獄免後卒于家

梁懂傳

梁懂字伯威

懂音勤

北地弋居人也

弋居縣名郡國志曰有鐵官

父諷

歷州宰永元元年車騎將軍竇憲出征匈奴除諷爲軍

司馬令先齋金帛使北單于宣國威德其歸附者萬餘人後坐失憲意髡輸武威武威太守承旨殺之竇氏旣滅和帝知其爲憲所誣徵懂除爲郎中懂有勇氣常慷慨好功名初爲車騎將軍鄧鴻司馬再遷延平元年拜西域副校尉懂行至河西會西域諸國反叛攻都護任尙於疏勒尙上書求救詔懂將河西四郡羌胡五千騎馳赴之懂未至而尙已得解會徵尙還以騎都尉段禧爲都護西域長史趙博爲騎都尉禧博守它乾城它乾城小懂以爲不可固乃譎說龜茲王白霸欲入共保其城白霸許之吏人固諫白霸不聽懂旣入遣將急迎禧

博合軍八九千人龜茲吏人並叛其王而與溫宿姑墨
數萬兵反共圍城僅等出戰大破之連兵數月胡衆敗
走乘勝追擊凡斬首萬餘級獲生口數千人駱駝畜產
數萬頭龜茲乃定而道路尙隔檄書不通歲餘朝廷憂
之公卿議者以爲西域阻遠數有背叛吏士屯田其費
無已永初元年遂罷都護遣騎都尉王弘發關中兵迎
懂禧博及伊吾盧柳中屯田吏士二年春還至敦煌會
衆羌反叛朝廷大發兵西擊之逆詔懂留爲諸軍援懂
至張掖日勒日勒縣名屬張掖郡故城在今甘肅州剛丹縣東南羌諸種萬餘人
攻亭候殺畧吏人懂進兵擊大破之乘勝追至昭武縣名

屬張掖郡故城在今甘肅張掖縣西北也虜遂散走其能脫者十二三及至

姑臧羌大豪三百餘人詣懂降並慰譬遣還故地河西

四郡復安懂受詔當屯金城聞羌轉寇三輔迫近園陵

卽引兵赴擊之轉戰武功美陽關

美陽縣名故城在武功縣北七里於其所

置關懂臨陣被創不顧連破走之盡還得所掠生口獲馬

畜財物甚衆羌遂奔散朝廷嘉之數璽書勞勉委以西

方事令爲諸軍節度三年冬南單于與烏桓大人俱反

以大司農何熙行車騎將軍事中心郎將龐雄爲副將羽

林五校營士及發緣邊十郡兵二萬餘人

緣邊十郡謂五原雲中定

襄鴈門朔方代郡上谷漁陽遼西右北平

又遼東太守耿夔率將鮮卑種衆

共擊之詔懂行度遼將軍事龐雄與耿夔共擊匈奴奧
鞬日逐王破之單于乃自將圍中郎將耿种於美稷連
戰數月攻之轉急种移檄求救明年正月懂將八千餘
人馳往赴之至屬國故城與匈奴左將軍烏桓大人戰
破斬其渠帥殺三千餘人虜其妻子獲財物甚衆單于
復自將七八千騎迎攻圍懂懂被甲奔擊所向皆破虜
遂引還虎澤三月何熙軍到五原曼柏曼柏縣名屬五原郡暴疾
不能進遣龐雄與懂及耿种步騎萬六千人攻虎澤連
營稍前單于惶怖遣左奧鞬日逐王詣懂乞降懂乃大
陳兵受之單于脫帽徒跣面縛稽顙納質會熙卒于師

卽拜懂度遼將軍龐雄還爲大鴻臚雄巴郡人有勇畧稱爲名將明年安定北地上郡皆被羌寇穀貴人流不能自立詔懂發邊兵迎三郡太守使將吏人徙扶風界懂卽遣南單于兄子優孤塗奴將兵迎之旣還懂以塗奴接其家屬有勞輒授以羌侯印綬坐專擅徵下獄抵罪明年校書郎馬融上書訟懂與護羌校尉龐參有詔原刑語在龐參傳會叛羌寇三輔關中盜賊起拜懂謁者將兵擊之至湖縣病卒

何熙字孟孫陳國人少有大志永元中爲謁者身長八尺五寸善爲威容贊拜殿中音動左右和帝偉之擢爲

御史中丞歷司隸校尉大司農及在軍臨歿遺言薄葬
三子臨瑾阜臨瑾並有政能阜俊才早歿臨子衡爲尙
書以正直稱坐訟李鷹等下獄免官廢于家

論曰時政平則文德用而武畧之士無所奮其力能故
漢世有發憤張膽爭膏身於夷狄以要功名多矣祭彤
耿秉啓匈奴之權班超梁慳奮西域之畧卒能成功立
名享受爵位薦功祖廟勒勲于後亦一時之志士也

贊曰定遠慷慨專功西遐坦步葱雪咫尺龍沙

葱嶺雪山白龍

堆沙漠也八寸曰咫坦步言不以爲遠也

曰其父析薪其子弗克負 僅亦抗憤勇乃負荷

左傳

荷言勇能繼超之功業

後漢書卷七十七

後漢書卷七十七考證

班超傳祭酒布衣諸生耳注今稱祭酒相尊敬之詞也
○顧起元曰相稱得爲祭酒猶唐人之稱先輩耳

梁懂傳河西四郡復安○宋本無四字

臣會汾

按武帝

取匈奴昆邪休屠地置武威張掖酒泉燉煌是爲河西四郡今從監本

後漢書卷七十七考證

後漢書卷七十八

宋 宣 城 太 守 范 曄 撰

唐 章 懷 太 子 賢 注

楊李翟應霍爰徐列傳第三十八

楊終傳

楊終字子山蜀郡成都人也年十三爲郡小吏太守奇

其才遣詣京師受業習春秋

袁山松書曰時蜀郡有雷震決曹終上白記以爲斷

獄煩苛所致太守乃令終賦雷電之意而奇之顯宗時徵詣蘭臺拜校書郎建

初元年大旱穀貴終以爲廣陵楚淮陽濟南之獄徒者

萬數又遠屯絕域吏民怨曠乃上疏曰臣聞善善及子

孫惡止其身百王常典不易之道也

春秋昭公二十二年曹公孫會自

鄭出奔宋公羊傳曰畔也曷為不言畔為公子喜時之
後諱也春秋為賢者諱也何賢乎公子喜時讓國也君
子善善也長惡惡也短惡惡止其身善
善及子孫賢者子孫故君子為之諱秦政酷烈違悖

美心一人有罪延及三族

前書音義曰父族母族妻族也

高祖平亂約

法三章太宗至仁除去收孥

太宗文帝也史記曰文帝德至盛也豈不仁哉除去

收孥相坐之律也

萬姓廓然蒙被更生澤及昆蟲功垂萬世陛

下聖明德被四表今以比年久旱災疫未息

災字或作牛疫病也

躬自菲薄廣訪失得三代之隆無以加焉臣竊按春秋

水旱之變皆應暴急惠不下流自永平以來仍連大獄

有司窮考轉相牽引掠拷冤濫家屬徙邊加以北征匈

奴西開三十六國頻年服役轉輸煩費又遠屯伊吾樓

蘭車師戊己民懷土思怨結邊域傳曰安土重居謂之

衆庶元帝詔曰安土重遷黎人之性也昔殷人近遷洛邑且猶怨望尚書

盤庚序曰盤庚五遷將治亳殷人咨胥怨亳今河南偃師故曰近遷洛邑何況去中土之肥

饒寄不毛之荒極乎毛草也爾雅曰狐竹北戶西王母曰下謂之四荒又曰東至於秦遠

西至於邠國南至於濮鈇北至於祝栗謂之四極言不毛荒極直論遠耳非必此地也且南方暑

濕障毒互生愁困之民足以感動天地移變陰陽矣陛

下留念省察以濟元元書奏肅宗下其章司空第五倫

亦同終議太尉牟融司徒鮑昱校書郎班固等難倫以

施行既久孝子無改父之道先帝所建不宜回異終復

上書曰秦築長城功役繁興胡亥不革卒亡四海故孝

元棄珠崖之郡光武絕西域之國不以介鱗易我衣裳

元帝初元三年珠崖郡反待詔賈捐之以爲宜棄珠崖
救人飢餓乃罷珠崖郡光武二十一年鄴善車師王等
十六國皆遣子入侍請都護帝以中國初定未遑外事
還其侍子厚加賞賜介鱗喻遠夷言其人與魚鼈無異
也衣裳謂中國也楊雄法言曰珠崖之
絕捐之之力也否則鱗介易我衣裳 魯文公毀泉臺

春秋譏之曰先祖爲之而已毀之不如勿居而已以其

無妨害於民也

公羊傳曰毀泉臺何以書譏爾築之譏
毀之譏先祖爲之而已毀之勿居而已

也襄公作三軍昭公舍之君子大其復古以爲不舍則

有害於民也

公羊傳曰襄公十一年作三軍三軍者何
三卿也昭公五年傳曰舍中軍舍中軍者

何復古也言舍之
與留量時制宜也

今伊吾之役樓蘭之屯久而未還非

天意也帝從之聽還徙者悉罷邊屯終又言宣帝博徵羣儒論定五經於石渠閣方今天下少事學者得成其業而章句之徒破壞大體宜如石渠故事永爲後世則於是詔諸儒於白虎觀論考同異焉會終坐事繫獄博士趙博校書郎班固賈逵等以終深曉春秋學多異聞表請之終又上書自訟卽日貰出乃得與於白虎觀焉

與音預

後受詔刪太史公書爲十餘萬言時太后兄衛尉

馬廖謹篤自守不訓諸子終與廖交善以書戒之曰終

聞堯舜之民可比屋而封桀紂之民可比屋而誅

事見陸賈

新語何者堯舜爲之隄防桀紂示之驕奢故也詩曰皎皎

練絲在所染之

逸詩曰皎皎白貌也墨子曰墨子見染絲者歎曰染於蒼則蒼染於黃則黃故

染不可不慎也

上智下愚謂之不移中庸之流要在教化春秋

殺太子母弟直稱君甚惡之者坐失教也

公羊傳曰晉侯殺其太子

申生易為直稱晉侯曰以殺其太子母弟直稱君者甚之也○劉攽曰注稱晉侯曰以殺其太子案今文當云易為直稱晉侯以殺其太子禮制人君之子年八歲為置少傅教之

書計以開其明

大戴禮曰古者八歲出就外舍學小戴焉履小節焉又曰為置三少曰少保少

傅少師是與太子宴者也禮記內則曰十年出就外傅居宿於外學書計也

十五置太傅教

之經典以道其志漢興諸侯王不力教誨多觸禁忌故

有亾國之禍而乏嘉善之稱今君位地尊重海內所望

豈可不臨深履薄以為至戒黃門郎年幼血氣方盛

廖子

防及光俱爲黃門郎孔子曰及其壯也血氣方剛戒之在鬪也既無長君退讓之風

寶后兄長君弟廣國字少君此兩人所出徵絳灌等選長者之有節行者與之居長君少君由此爲退讓君子

不敢以富貴驕人也而要結輕狡無行之客縱而莫誨視成任性

馬防傳曰兄弟貴盛賓客奔湊四方畢至數百餘人皆爲食客也鑒念前世可爲寒心

君侯誠宜以臨深履薄爲戒廖不納子豫後坐縣書誹

謗縣音廖以就國終兄鳳爲郡吏太守廉范爲州所考

遣鳳候終終爲范游說坐徙北地益部耆舊傳曰終徙於北地望松縣而母

於蜀物故終自傷被罪充邊乃作晨風之詩以舒其憤也帝東巡狩鳳皇黃龍並集

終贊頌嘉瑞上述祖宗鴻業凡十五章奏上詔贊遷故

郡著春秋外傳十二篇改定章句十五萬言永元十二

後漢書卷七十一
列傳
年徵拜郎中以病卒

袁山松書曰侍中賈逵薦終博達忠直徵拜郎中及卒賜錢二十萬

李法傳

李法字伯度漢中南鄭人也博通羣書性剛而有節和帝永元九年應賢良方正對策除博士遷侍中光祿大夫歲餘上疏以爲朝政苛碎違永平建初故事宦官權重椒房寵盛又譏史官記事不實後世有識尊功計德必不明信坐失旨下有司免爲庶人還鄉里杜門自守故人儒生時有候之者言談之次問其不合上意之由法未嘗應對友人固問之法曰鄙夫可與事君乎哉苟

患失之無所不至

此以上論語孔子之言也。鄭玄注云：無所不至，謂諂佞邪媚無所不爲也。

孟子有言夫仁者如射正已而後發發而不中不怨勝已者反諸身而已矣

孟子公孫丑篇之言也。反諸身而已言克己自責不責人也。

在

家八年徵拜議郎諫議大夫正言極辭無改於舊出爲汝南太守政有聲迹後歸鄉里卒於家

翟醜傳

翟醜字子超廣漢雒人也

雒屬廣漢郡漳山雒水所出南入瀕故城在今雒縣南瀕

音子田反

四世傳詩醜好老子尤善圖緯天文歷算以報舅

讐當徙日南亡於長安爲卜相工後牧羊涼州遇赦還仕郡徵拜議郎遷侍中時尙書有缺詔將大夫六百石

以上試對政事天文道術以高第者補之酺自恃能高而忌故太史令孫懿恐其先用乃往候懿既坐言無所及唯涕泣流連懿怪而問之酺曰圖書有漢賊孫登將以才智爲中官所害觀君表相似當應之

春秋保乾圖曰漢賊臣名

孫登大形小口長七尺九寸巧用法多技巧詩書不用賢人杜口也

酺受恩接悽愴君之

禍耳懿憂懼移病不試

移病謂作文移而稱病也

由是酺對第一拜

尚書時安帝始親政事追感祖母宋貴人悉封其家又元舅耿寶及皇后兄弟閭顯等並用威權酺上疏諫曰臣聞微子佯狂而去殷叔孫通背秦而歸漢彼非自疎其君時不可也臣荷殊絕之恩蒙值不諱之政豈敢雷

同受寵而以戴天履地

雷之發聲物皆同應言無是非者謂之雷同禮記曰毋雷同左

傳曰君履后土而戴皇天也

伏惟陛下應天履祚歷值中興當建太

平之功而未聞致化之道蓋遠者難明請以近事徵之

昔竇鄧之寵傾動四方兼官重紱盈金積貨至使議弄

神器改更社稷

神器謂天位也老子曰天下神器不可爲也竇憲出入禁中得幸太后圖爲殺

害帝知其謀誅之鄧太后崩宮人告鄧悝鄧弘等取廢帝故事謀立平原王得帝聞遂免鄧氏爲庶人也豈

不以執尊威廣以致斯患乎及其破壞頭顱墮地願爲

孤豚豈可得哉

莊子曰或聘莊子莊子謂其使日子見夫犧牛乎衣以文繡食以芻菽及其牽

而入於太廟欲爲孤犢其可得乎此作豚不同也

夫致貴無漸失必暴受爵非

道殃必疾今外戚寵幸功均造化漢元以來未有等比

陛下誠仁恩周洽以親九族然祿去公室政移私門覆

車重尋寧無挫折

賈誼曰諺云前車覆後車誼也

而朝臣在位莫肯正

議翁翁訾訾更相佐附

詩小雅曰翁翁訾訾亦孔之哀毛傳曰翁翁然患其上訾訾然

不思稱職爾雅曰翁翁訾訾莫供職也訾音將從反訛與訾古字通

臣恐威權外假歸之

良難虎翼一奮卒不可制

諱詩外傳曰無爲虎傅翼將飛入邑擇人而食夫置不肖

之人於位是爲虎傅翼也

故孔子曰吐珠於澤誰能不舍

春秋保乾圖曰臣叻

大者主威侵權并族害已姦行吐珠於澤誰能不舍論君之權柄外假則必競取以爲己利猶珠出於澤中誰

能不舍取以爲己寶也吐猶出也

老子稱國之利器不可以示人

老子道經

曰魚不可脫於泉國之利器不可以示人河上公注曰利器謂權道也理國權道不可以示執事之臣

此

最安危之極戒社稷之深計也夫儉德之恭政存約節

左氏傳魯大夫御孫曰故文帝愛百金於露臺飾帷帳

儉德之恭侈惡之大也

於皐囊文帝常欲作露臺計直百金曰百金中人十家之產何以臺爲遂止不作又東方朔曰文帝集

上書囊以爲殿帷

或有譏其儉者上曰朕爲天下守財耳豈得

妄用之哉至倉穀腐而不可食錢貫朽而不可校今自初政已來日月未久費用賞賜已不可算斂天下之財積無功之家帑藏單盡民物彫傷卒有不虞復當重賦百姓怨叛旣生危亂可待也昔成王之政周公在前邵公在後畢公在左史佚在右四子挾而維之目見正容耳聞正言一日卽位天下曠然言其法度素定也今陛下有成王之尊而無數子之佐雖欲崇雍熙致太平其

可得乎自去年已來災譴頻數地坼天崩高岸爲谷脩身恐懼則轉禍爲福輕慢天戒則其害彌深願陛下親自勞卹研精致思勉求忠貞之臣誅遠佞諂之黨損玉堂之盛尊天爵之重

孟子曰公卿大夫人爵也仁義禮智信天爵也

割情欲之

歡罷宴私之好帝王圖籍陳列左右心存亡國所以失之鑒觀興王所以得之庶災害可息豐年可招矣書奏

不省而外戚寵臣咸畏惡之延光三年出爲酒泉太守

叛羌千餘騎徙敦煌來鈔郡界

○劉攽曰案文徒當作從

馮遂擊斬

首九百級羌衆幾盡威名大震遷京兆尹順帝卽位拜光祿大夫遷將作大匠損省經用歲息四五千萬

經常也

屢因災異多所匡正

益都者舊傳曰時詔問酺陰陽失序水旱隔并其設銷復興濟之本

酺上奏陳圖書之意曰漢四百年將有弱主閉門聽難之禍數在三百年之間宜升歷改憲行先王至德要道奉率時禁抑損奢侈宜明質樸以延四百年之難帝從之由是權貴共誣酺及尙書

令高堂芝等交通屬託坐減死歸家復被章云酺前與

河南張楷等謀反逮詣廷尉及杜真等上書訟之事得

明釋卒於家

益都者舊傳曰杜真字孟宗廣漢綿竹人也少有孝行習易春秋誦百萬言兄事同

郡翟酺酺後被繫獄真上檄章救酺繫獄笞六百竟免酺難京師莫不壯之著援神鉤命解

詁十二篇

援神契鉤命決皆孝經緯篇名也詁音古

初酺之爲大匠上言孝

文皇帝始置一經博士

武帝建元五年始置五經博士文帝之時未遑庠序之事酺之

此言不知何據武帝大合天下之書

武帝詔曰其令禮官勸學舉遺興禮舉遺謂搜求遺

逸是合天而孝宣論六經於石渠學者滋盛弟子萬數

下之書也宣帝甘露三年詔諸儒講五經於殿中兼平公羊穀梁同異上親臨決焉時更崇穀梁傳故此言六經也石渠閣名昭帝時博士弟子員百人宣帝末增倍之元帝時詔無置弟子員以廣學者故言以萬數也

光武

初興愍其荒廢起太學博士舍內外講堂諸生橫卷爲海內所集明帝時辟雍始成欲毀太學太尉趙熹以爲太學辟雍皆宜兼存故並傳至今而頃者頽廢至爲園採芻牧之處宜更脩繕誘進後學帝從之酺免後遂起太學更開拓房室學者爲酺立碑銘於學云

應奉傳

應奉字世叔汝南南頓人也曾祖父順字華仲和帝時

爲河南尹將作大匠公廉約已明達政事

華嶠書曰華仲少給事郡

縣爲吏清公不發私書舉孝廉尚書郎轉右丞遷冀州刺史廉直無私遷東平相賞罰必信吏不敢犯有梓樹生於廳事室上事後母至孝衆以爲孝感之應時竇憲出屯河西刺史二千石皆遣子弟奉賂遺憲憲敗後咸被繩黜順獨不在其中由是顯名爲將作大匠視事五年省費億萬汝南記曰華仲妻本是汝南鄧元義前妻也元義父伯考爲尚書僕射元義還鄉里妻留事姑甚謹姑憎之幽閉空室節其食飲羸露日因妻終無怨言後伯考怪而問之時義子朗年數歲言母不病但苦飢耳伯考流涕曰何意親姑反爲此禍因遣歸家更嫁爲華仲妻仲爲將作大匠妻乘朝車出元義於路傍觀之謂人曰此我故婦非有它過家夫人遇之實酷本自相貴其子朗時爲郎母與書皆不答與衣裳輒以燒之母不以介意意欲見之乃至親家李氏堂上令人以它詞請朗朗至見母再拜涕泣因起出母追謂之日我幾死自爲汝家所棄我何罪過乃如此邪因此遂絕也

十子皆有才學中子疊江夏太守疊生郴武陵太守郴

生奉奉少聰明自爲童兒及長凡所經履莫不暗記讀書五行並下爲郡決曹史行部四十二縣錄囚徒數百千人及還太守備問之奉口說罪繫姓名坐狀輕重無所遺脫時人奇之

謝承書曰奉少爲上計吏許訓爲計掾俱到京師訓自發鄉里在路晝頓

暮宿所見長吏賓客亭長吏卒奴僕訓皆密疏姓名欲試奉還郡出疏示奉奉云前食潁川綸氏都亭亭長胡奴名祿以飲漿來何不在疏坐中皆驚又云奉年二十時嘗詣彭城相袁賀賀時出行閉門造車匠於內開扇出半面視奉奉卽委去後數十年於路見車匠識而呼之○劉敞曰注奉少爲上計吏許訓爲計掾案吏當爲史總而言掾史皆吏別而言

著漢書後序多所述載

袁山

松書曰奉又刪史記漢書及漢記三百六十餘年自漢興至其時凡十七卷名曰漢事

大將軍梁

冀舉茂才先是武陵蠻詹山等四千餘人反叛執縣令

屯結連年詔下公卿議四府舉奉才堪將帥

四府解見皇后紀

永興元年拜武陵太守到官慰納山等皆悉降散於是

興學校舉側陋政稱變俗坐公事免延熹中武陵蠻復

寇亂荊州車騎將軍馮緄以奉有威恩爲蠻夷所服上

請與俱征拜從事中郎

謝承書日時詔奉曰蠻夷叛逆作難積惡放恣鑊中之魚火熾

湯盡當悉焦爛以刷國恥朝廷以奉昔守南土威名播越故復式序重任奉之廢典期在於今賜奉錢十萬駿犀方具劔金錯把刀劔革帶各一奉其勉之奉勤設方略賊破軍罷緄推功

於奉薦爲司隸校尉糾舉姦違不避豪戚以嚴厲爲名

及鄧皇后敗而田貴人見幸桓帝有建立之議奉以田

氏微賤不宜超登后位上書諫曰臣聞周納狄女襄王

出居于鄭

左傳襄王將以狄女爲后富臣諫曰不可狄國貪怵王又啓之王不從狄人伐周襄王出

奔○劉攽曰注富臣案臣當作辰

漢立飛燕成帝崩嗣泯絕母后之重

興廢所因宜思關雎之所求遠五禁之所忌

韓詩外傳曰婦人有

五不娶喪婦之長女不娶爲其不受命也世有惡疾不娶棄於天也世有刑人不娶棄於人也亂家女不娶類不正也逆家子不娶廢人倫也帝納其言竟立竇皇后及黨事起奉乃

慨然以疾自退追愍屈原因以自傷著感騷三十篇數萬言諸公多薦舉會病卒子劭

劭字仲遠

謝承書曰應氏譜並云字仲遠續漢書文士傳作仲援漢官儀又作仲援未知孰是○劉

攽曰注謝承書曰應氏譜並云案文多一日字

少篤學博覽多聞靈帝時舉孝

廉辟車騎將軍何苗掾中平二年漢陽賊邊章韓遂與

羌胡爲寇東侵三輔時遣車騎將軍皇甫嵩西討之嵩
請發烏桓三千人北軍中候鄒靖上言烏桓衆弱宜開
募鮮卑事下四府大將軍掾韓卓議以爲烏桓兵寡而
與鮮卑世爲仇敵若烏桓被發則鮮卑必襲其家烏桓
聞之當復棄軍還救非唯無益於實乃更沮三軍之情
鄒靖居近邊塞究其態詐若令靖募鮮卑輕騎五千必
有破敵之效劾駁之曰鮮卑隔在漠北犬羊爲羣無君
長之帥廬落之居而天性貪暴不拘信義故數犯障塞
且無寧歲唯至互市乃來靡服苟欲中國珍貨非爲畏
威懷德計獲事足旋踵爲害是以朝家外而不內蓋爲

此也

朝家猶國家也公羊傳曰春秋內諸夏而外夷狄也

往者匈奴反叛度遼將

軍馬續烏桓校尉王元發鮮卑五千餘騎又武威太守

趙沖亦率鮮卑征討叛羌斬獲醜虜旣不足言而鮮卑

越溢多爲不法裁以軍令則忿戾作亂制御小緩則陸

掠殘害劫居人鈔商旅噉人牛羊略人兵馬得賞旣多

不肯去復欲以物買鐵邊將不聽便取縑帛聚欲燒之

邊將恐怖畏其反叛辭謝撫順無敢拒違今狡寇未殄

而羌爲巨害如或致悔其可追乎臣愚以爲可募隴西

羌胡守善不叛者簡其精勇多其牢賞

牢稟食也或作勞勞功也

太

守李參沈靜有謀必能獎厲得其死力當思漸消之略

不可倉卒望也韓卓復與劭相難反覆於是詔百官大會朝堂皆從劭議三年舉高第再遷六年拜太山太守初平二年黃巾三十萬衆入郡界劭糾率文武連與賊戰前後斬首數千級獲生口老弱萬餘人輜重二千兩賊皆退却郡內以安興平元年前太尉曹嵩及子德從瓊邪入太山劭遣兵迎之未到而徐州牧陶謙素怨嵩子操數擊之乃使輕騎追嵩德並殺之於郡界劭畏操誅棄郡奔冀州牧袁紹初安帝時河間人尹次潁川人史玉皆坐殺人當死次兄初及玉母軍並詣官曹求代其命因縊而物故尚書陳忠以罪疑從輕議活次玉劭

後追駁之據正典刑有可存者其議曰尙書稱天秩有禮五服五章哉天討有罪五刑五用哉而孫卿亦云凡制刑之本將以禁暴惡且懲其末也凡爵列官秩賞慶刑威皆以類相從使當其實也若德不副位能不稱官賞不酬功刑不應罪不祥莫大焉殺人者死傷人者刑此百王之定制有法之成科高祖入關雖尙約法然殺人者死亦無寬降夫時化則刑重時亂則刑輕

犯化之罪固重

犯亂之罪爲輕

書曰刑罰時輕時重此之謂也今次玉公以清

時釋其私憾阻兵安忍僵屍道路

阻持也左傳曰衛州吁阻兵而安忍

恩在寬幸至冬獄而初軍愚狷妄自投斃昔召忽親死

子糾之難而孔子曰經於溝瀆人莫之知

召忽齊大夫子糾齊襄公

之庶子也子糾與小白爭國子糾被殺召忽其傅也遂死之論語孔子論召忽曰豈若匹夫匹婦之爲諒也自經於溝瀆而莫之知也朝氏之父非錯刻峻遂能自隕其命班固

亦云不如趙母指括以全其宗

前書鼂錯爲御史大夫改更律令諸侯誼譁錯

父聞而非之曰劉氏安而鼂氏危矣遂飲藥而死史記曰趙母趙將馬服君趙奢之妻趙括之母也奢死趙欲以括爲將母謂趙王曰王以爲括如其父子異心願王勿遣王曰吾計決矣括母曰王終將之卽有不稱妾得無隨乎王許諾及括敗王以母先言竟不誅也而班固引之以爲鼂錯贊詞傳曰僕妾感慨

而致死者非能義勇顧無慮耳

言僕妾之致死者顧無由計慮耳語見史記樂

布傳

夫刑罰威獄以類天之震耀殺戮也溫慈和惠以

放天之生殖長育也

左傳鄭大夫游吉之語

是故春一草枯則爲

災秋一木華亦爲異今殺無罪之初軍而活當死之次
玉其爲枯華不亦然乎陳忠不詳制刑之本而信一時
之仁遂廣引八議求生之端夫親故賢能功貴勤賓豈
有玉次當罪之科哉

周禮小司寇職鄭司農曰親宗室有罪先請也故謂舊知也賢謂有

德行者能謂有道藝者功謂有大勲也貴謂若今墨綬有罪先請也勤謂憔悴國事賓謂二王後若乃

小大以情原心定罪

左傳曰小大之獄雖不能察必此以情原心定罪解見霍諤傳也

爲求生非謂代死可以生也敗法亂政悔其可追劭凡

爲駁議三十篇皆此類也又刪定律令爲漢儀建安元

年乃奏之曰夫國之大事莫尙載籍也

○劉歆曰案文多一也字載

籍也者決嫌疑明是非

禮記曰夫禮者決嫌疑明是非

賞刑之宜允獲

厥中俾後之人永爲監焉故膠東相董仲舒老病致仕

朝廷每有政議數遣廷尉張湯親至陋巷問其得失

事見

前於是作春秋決獄二百三十二事動以經對言之詳

矣逆臣董卓蕩覆王室典憲焚燎靡有子遺开辟以來

莫或茲酷

或有也

今大駕東邁巡省許都拔出險難其命

惟新臣累世受恩榮祚豐衍竊不自揆貪少云補輒撰

具律本章句尚書舊事廷尉板令決事比例司徒都目

五曹詔書

司徒卽丞相也總領綱紀佐理萬機故有都目成帝初置尚書員五人漢舊儀有常侍曹

二千石曹戶曹主客曹三公曹也

及春秋斷獄凡二百五十篇蠲去復

重爲之節文

復音複重音定容反

又集駁議三十篇以類相從凡

八十二事其見漢書二十五漢記四

即東觀記

皆刪敘潤色

以全本體其二十六博採古今瓌瑋之士文章煥炳德

義可觀其二十七臣所創造豈繫自謂必合道衷

繫音鳥今

反繫猶是也

心焉憤邑聊以藉手

藉音自夜反

昔鄭人以乾鼠爲

璞鬻之於周宋愚夫亦寶燕石緹縹十重夫覩之者掩

口盧胡而笑斯文之族無乃類旃

尹文子曰鄭人謂玉未琢者爲璞周人謂

鼠未腊者爲璞周人遇鄭賈人曰欲買璞乎鄭賈曰欲

之出璞視之乃鼠也因謝不取戰國策亦然今此乃云

鄭人以乾鼠爲璞便與二說不同此云乾鼠彼云未腊

事又差舛闕子曰宋之愚人得燕石梧臺之東歸而藏

之以爲大寶周客聞而觀之主人父齋七日端冕之衣

彘之以特牲革匱十重緹巾十襲客見之俛而掩口盧

胡而笑曰此燕石也與瓦甃不殊主人父怒曰商賈之

言豎匠之心藏之愈固守之彌謹旃之也縹音襲緹赤

色繒也楚詞曰襲英衣
兮緹繒謂鮮明之衣

左氏實云雖有姬姜絲麻不棄

憔悴菅蒯蓋所以代匱也

左傳曰詩云雖有絲麻無棄
菅蒯雖有姬姜無棄蕉萃凡

百君子莫不代匱杜預云逸詩也姬姜大
國之女蕉萃陋賤之人蕉萃憔悴古字通

是用敢露頑

才廁于明哲之末雖未足綱紀國體宣洽時雍庶幾觀
察增闡聖聽惟因萬機之餘暇游意省覽焉獻帝善之
二年詔拜劭爲袁紹軍謀校尉時始遷都於許舊章堙
沒書記罕存劭慨然歎息乃綴集所聞著漢官禮儀故
事凡朝廷制度百官典式多劭所立初父奉爲司隸時
並下諸官府郡國各上前人像贊劭乃連綴其名錄爲
狀人紀又論當時行事著中漢輯序撰風俗通以辯物

類名號釋時俗嫌疑文雖不典後世服其洽聞凡所著

述百三十六篇又集解漢書皆傳子時後卒于鄴弟子

瑒瑒並以文才稱

華喬書曰瑒弟瑒字季瑜司空掾瑒生瑒魏志曰瑒字德璉瑒弟瑒字休

璉咸以文章顯也

中興初有應姬者生四子而寡見神光照社

試探之乃得黃金自是諸子宦學並有才名至瑒七世

通顯

應順將作大匠子疊江夏太守疊生郁武陵太守郁生奉從事中郎奉生劭車騎將軍掾劭弟珣司

空掾珣子瑒曹操辟爲丞相掾

霍諝傳

霍諝字叔智魏郡鄴人也少爲諸生明經有人誣諝舅宋光於大將軍梁商者以爲妄刊章文坐繫洛陽詔獄

掠考困極諂時年十五奏記於商曰將軍天覆厚恩愍
舅光寃結前者溫教許爲平議雖未下吏斷決其事已
蒙神明顧省之聽皇天后土實聞德音竊獨踴躍私自
慶幸諂聞春秋之義原情定過赦事誅意故許止雖弒
君而不罪趙盾以縱賊而見書

許止許悼公之子名止也公羊傳曰冬葬許悼

公賊未討何以書葬不成乎弒也許悼公是止進藥而
殺是以君子加弒焉葬許悼公是君子之赦止赦止者
免止罪之辭也何休注云原止欲愈父之病無害父之
意故赦之是原情定過也又曰晉史書趙盾弒其君趙
盾曰天乎無辜吾不弒君太史曰爾爲仁爲義人此仲
殺爾君而不討賊此非弒君如何此赦事誅意也此仲
尼所以垂王法漢世所宜遵前脩也傳曰人心不同譬
若其面

左傳鄭子產謂子皮曰人心不同譬
如面焉吾豈敢謂子面如吾面乎

斯蓋謂大

小窳隆醜美之形至於鼻目衆竅毛髮之狀未有不然者也情之異者剛柔舒急倨敬之間至於趨利避害畏死樂生亦復均也謂與光骨肉義有相隱言其寃濫未必可諒且以人情平論其理光衣冠子孫徑路平易謂

依常轍無所規求也

位極州郡日望徵辟亦無瑕穢纖介之累無

故刊定詔書欲以何名就有所疑當求其便安豈有觸膏死禍以解細微譬猶療飢於附子止渴於酖毒未入腸胃已絕咽喉豈可爲哉史記蘇秦曰飢人之所以飢而不食烏喙者以其愈充腹

而與餓死者同患也附子烏喙根同而狀異也

昔東海孝婦見枉不辜幽靈感

革天應枯旱

前書曰東海有孝婦少寡無子養姑甚謹姑欲嫁之終不肖姑告鄰人曰孝婦養我

勤苦我老久累丁壯乃自經死姑女告吏曰婦殺我母
吏驗之急孝婦自誣服具獄上府太守竟論殺婦郡中
枯旱三年後太守至自祭
孝婦墓天立大雨歲熟
光之所坐情既可原守闕連

年而終不見理呼嗟紫宮之門泣血兩觀之下

天有紫微宮是

上帝之所居也王者立宮象而爲之兩觀謂闕也

傷和致災爲害滋甚凡事更

赦令不應復案夫以罪刑明白尚蒙天恩豈有寃謗無
徵反不得理是爲刑宥正罪戮加誣侵也不偏不黨其
若是乎明將軍德盛位尊人臣無二言行動天地舉厝

移陰陽誠能留神沛然曉察必有于公高門之福

于公東海

人爲郡決曹決獄平其閭門壞父老共脩之于公日少
高大閭門令容駟馬蓋車我決獄多有陰德子孫必有
興者至子定國爲丞
相孫永爲御史大夫
和氣立應天下幸甚商高諳才志

卽爲奏原光罪由是顯名仕郡舉孝廉稍遷金城太守性明達篤厚能以恩信化誘殊俗甚爲羌胡所敬服遭母憂自上歸行喪服闋公車徵再遷北海相入爲尚書僕射是時大將軍梁冀貴戚秉權自公卿以下莫敢違牾諳與尙書令尹勲數奏其事又因陛見陳聞罪失及冀誅後桓帝嘉其忠節封鄴都亭侯前後固讓不許出爲河南尹遷司隸校尉轉少府廷尉卒官子雋安定太守

爰延傳

爰延字季平陳留外黃人也清苦好學能通經教授性

質慤少言辭縣令隴西牛述好士知人乃禮請延爲廷

掾范丹爲功曹濮陽潛爲主簿

濮陽姓也

常共言談而已後

令史昭以爲鄉嗇夫仁化大行人但聞嗇夫不知郡縣

在事三年州府禮請不就桓帝時徵博士太尉楊秉等

舉賢良方正再遷爲侍中帝游上林苑從容問延曰朕

何如主也對曰陛下爲漢中主帝曰何以言之對曰尚

書令陳蕃任事則化中常侍黃門豫政則亂是以知陛

下可與爲善可與爲非

前書曰齊桓公管仲相之則霸豎貂輔之則亂可與爲善可與

爲惡是謂中人

帝曰昔朱雲廷折欄檻今侍中面稱朕違敬聞

闕矣

朱雲字游成帝時上書求見曰今朝廷大臣上不

能匡主下無以益人臣願賜尙方斬馬劍斷佞臣

乾隆四年校刊

卷之七十八

七

一人以勵其餘上問曰誰也對曰安昌侯張禹上大怒
日小臣廷辱師傅罪死不赦御史將雲下雲攀殿檻折
雲呼曰臣得從龍逢比干遊於地下足矣未知朝廷如
何耳上意乃解及後當脩檻上曰勿易因而輯之以旌
直臣○劉敞曰昔朱雲廷

折欄檻案文廷下少爭字

拜五官中郎將轉長水校尉

遷魏郡太守徵拜大鴻臚帝以延儒生常特宴見時太
史令上言客星經帝坐帝密以問延延因上封事曰臣
聞天子尊無爲上故天以爲子位臨臣庶威重四海動
靜以理則星辰順序意有邪僻則晷度錯違陛下以河
南尹鄧萬有龍潛之舊封爲通侯恩重公卿惠豐宗室
加頃引見與之對博上下媿黷有虧尊嚴臣聞之帝左
右者所以咨政德也故周公戒成王曰其朋其朋言慎

所與也

尚書周公戒成王曰孺子其朋孺子其明慎其往

昔宋閔公與彊臣共

博列婦人於側積此無禮以致大災

公羊經書宋萬弑其君捷傳曰宋萬

嘗與魯莊公戰獲于莊公歸舍諸宮中數月然後歸之與宋閔公博婦人在側萬曰甚矣魯侯之叔魯侯之美天下諸侯宜爲君者唯魯侯爾閔公矜此婦人妬其言顧曰此虜也魯侯之美惡乎至萬怒搏閔公絕其脰

武帝與倖臣李延年韓嫣同臥起尊爵重賜情欲無厭

遂生驕淫之心行不義之事卒延年被戮嫣伏其辜

李延

年中山人也身及父母兄弟皆故倡人也武帝時延年女弟得幸號曰李夫人延年善歌舞爲協律都尉佩二千石印綬與上臥起弟季與中人亂出入驕恣上遂誅延年兄弟韓嫣韓王信之曾孫也武帝爲王時與嫣相愛後位至上大夫賞賜擬鄧通與上臥起出入永巷以姦聞被誅夫愛之則不覺其過

惡之則不知其善所以事多放濫物情生怨故王者賞

人必酬其功爵人必甄其德

甄明也

善人同處則日聞嘉

訓惡人從游則日生邪情孔子曰益者三友

論語孔子曰友直友

諒友多聞益矣友便僻友善柔友便佞損矣

邪臣惑君亂妾危主以非所言

則悅於耳以非所行則玩於目故令人君不能遠之仲

尼曰唯女子與小人爲難養近之則不遜遠之則怨蓋

聖人之明戒也昔光武皇帝與嚴光俱寢上天之異其

夕卽見

事見逸人傳

夫以光武之聖德嚴光之高賢君臣合

道尚降此變豈況陛下今所親幸以賤爲貴以卑爲尊

哉惟陛下遠讒諛之人納謇謇之士除左右之權寤宦

官之敝使積善日熙

熙廣也

佞惡消殄則乾災可除帝省

其奏因以病自上乞骸骨還家靈帝復特徵不行病卒

子驥白馬令亦稱善士

謝承書曰
典字驥

徐璆傳

徐璆字孟本

璆音仇
字孟玉

廣陵海西人也父淑度遼將軍有

名於邊

謝承書曰淑字伯進寬裕博學習孟氏易春秋
公羊傳禮記周官善誦太公六韜交接英雄常

有壯志

璆少博學辟公府舉高第

袁山松書曰璆少履清
高立朝正色稱揚後進

惟恐不及

稍遷荊州刺史時董太后姊子張忠爲南陽太守

因執放濫臧罪數億璆臨當之部太后遣中常侍以忠屬璆璆對曰臣身爲國不敢聞命太后怒遽徵忠爲司隸校尉以相威臨璆到州舉奏忠臧餘一億使冠軍

上簿詣大司農以彰暴其事又奏五郡太守及屬縣有
臧汙者悉徵案罪威風大行中平元年與中郎將朱雋
擊黃巾賊於宛破之張忠怨璆與諸閹宦構造無端璆
遂以罪徵有破賊功得免官歸家後再徵遷汝南太守
轉東海相所在化行獻帝遷許以廷尉徵當詣京師道
爲袁術所劫授璆以上公之位璆乃歎曰龔勝鮑宣獨

何人哉守之必死

龔勝字君賓楚人也好學明經哀帝時爲光祿大夫乞骸骨王莽卽位遣

使以上卿徵勝不食而死鮑宣字子都渤海人也哀帝時爲司隸校尉王莽輔政誅漢忠臣不附己者宣及何
武等皆死

術不敢逼術死軍破璆得其盜國璽及還許上之

衛宏曰秦以前以金玉銀爲方寸璽秦以來天子獨稱璽又以玉羣下莫得用其玉出藍田山題是李斯書其

文曰受命于天既壽永昌號曰傳國璽漢高祖定三秦子嬰獻之高祖卽位乃佩之王莽篡位就元后求璽后乃出以投地上螭一角缺及莽敗時仍帶璽絨杜吳殺莽不知取璽公賓就斬莽首并取璽更始將李松送上更始赤眉至高陵更始奉璽上赤眉建武三年盆子奉上光武孫堅從桂陽入雒討董卓軍於城南見井中有五色光軍人莫敢汲堅乃浚得璽袁術有僭盜意乃拘堅妻求之術得璽舉以向卅魏武謂之曰我在不聽汝乃至此時

并送前所假汝南東海二郡印綬司徒趙溫謂璆曰君遭大難猶存此邪璆曰昔蘇武困於匈奴不墜七尺之節况此方寸印乎後拜太常使持節拜曹操爲丞相操以相讓璆璆不敢當卒於官

論曰孫懿以高明見忌而受欺於陰計翟醜資譎數取通而終之以謇諫豈性智自有周偏先後之要殊度乎

應氏七世才聞而奉劬采章爲盛及撰著篇籍甄紀異知雖云小道亦有可觀者焉延璆應對辯正而不可犯

陵上之尤斯固辭之不可以已也

左氏傳孔子曰辭之不可以已也如是夫

子產有辭諸侯賴之

贊曰楊終李法華陽有聞

益州古梁州之域尚書曰華陽黑水惟梁州孔安國注曰

北拒華山之陽南拒黑水故常璩敘蜀事而謂之華陽國志焉

二應克聰亦表汝墳鄭

注周禮曰墳

翟圃詐懿霍諝請舅延能訐帝璆亦悟后

後漢書卷七十八

後漢書卷七十八考證

楊終傳善善及子孫惡惡止其身注曹公孫會自鄭出
奔宋○鄭字舊本誤鄭從春秋原文改

魯文公毀泉臺春秋譏之注公羊傳曰毀泉臺何以書
譏爾○臣會汾按原文譏字下脫何譏二字

又先祖爲之而已毀之勿居而已○臣會汾按原文
勿居上脫不如二字

詩曰皎皎素絲在所染之注逸詩曰皎皎白貌也○注
曰字誤當改也字

既無長君退讓之風注絳灌等選長者之有節行者與

之居○臣會汾

按史記外戚傳云選長者士之有節行者與居此注脫一士字衍一字當改正

翟酺傳事得明釋卒於家注直上檄章救酺○臣會汾

按自上移下曰檄此止可言上章耳不應有檄字明衍

應奉傳時人奇之注嘗詣彭城相袁賀○城字監本誤

丞臣會汾

按袁閔傳父賀爲彭城相今改正

史臣論應對辯正而不可犯陵上之尤○可字衍

後漢書卷七十八考證

後漢書卷七十九

宋 宣城 太守 范曄撰

唐 章懷太子 賢注

王充王符仲長統列傳第三十九

王充傳

王充字仲任會稽上虞人也其先自魏郡元城徙焉充

少孤鄉里稱孝後到京師受業太學袁山松書曰充幼聰明詣太學觀天

子臨辟雍作六儒論師事扶風班彪好博覽而不守章句家貧無

書常游洛陽市肆閱所賣書一見輒能誦憶遂博通衆

流百家之言後歸鄉里屏居教授仕郡爲功曹以數諫

爭不合去充好論說始若詭異終有理實以爲俗儒守
文多失其真乃閉門潛思絕慶弔之禮戶牖牆壁各置

刀筆著論衡八十五篇二十餘萬言

袁山松書曰充所作論衡中土未有

傳者蔡邕入吳始得之恒祕玩以爲談助其後王朗爲會稽太守又得其書及還許下時人稱其才進或曰不見異人當得異書問之果以論衡之益由是遂見傳焉抱朴子曰時人嫌蔡邕得異書或搜求其帳中隱處果得論衡抱數卷持去邕丁寧釋物類同異正時俗嫌疑之曰唯我與爾共之勿廣也

刺史董勤辟爲從事轉治中自免還家友人同郡謝夷

吾上書薦充才學

謝承書曰夷吾薦充曰充之天才非學所加雖前世孟軻孫卿近漢揚雄

劉向司馬遷不能過也

肅宗特詔公車徵病不行年漸七十志力

衰耗乃造養性書十六篇裁節嗜欲頤神自守永元中

病卒於家

王符傳

王符字節信安定臨涇人也少好學有志操與馬融竇

章張衡崔瑗等友善安定俗鄙庶孽

何休注公羊傳云孽賤也

而符

無外家爲鄉人所賤自和安之後世務游宦當塗者更相薦引而符獨耿介不同於俗以此遂不得升進志意蘊憤乃隱居著書三十餘篇以譏當時失得不欲章顯其名故號曰潛夫論其指訐時短討謫物情訐攻也足以觀見當時風政著其五篇云爾

貴忠篇曰夫帝王之所尊敬者天也皇天之所愛育者

人也今人臣受君之重位牧天之所愛焉可以不安而利之養而濟之哉是以君子任職則思利人達上則思進賢故居上而下不怨在前而後不恨也書稱天工人其代之王者法天而建官

尚書咎繇謨曰亡曠庶官天工人其代之孔安國注云言

人代天理官不可以天官私非其才也又曰明王奉若天道建邦設都孔安國注云天有日月北斗五星二十八宿皆有尊卑相正之法律言明王奉順此道以立國設都也故明主不敢以私授忠

臣不敢以虛受竊人之財猶謂之盜況偷天官以私已

乎

左傳介之推曰竊人之財猶謂之盜況貪天功以爲己力乎

以罪犯人必加誅罰

况乃犯天得無咎乎夫五世之臣以道事君

五代謂唐虞夏商周

也○劉攽曰五世之臣案此世字當是代字後人誤改

澤及草木仁被率土是以

福祚流衍本支百世

詩大雅曰文王孫子本支百世

季世之臣以諂媚

主不思順天專杖殺伐白起蒙恬秦以爲功天以爲賊

史記曰白起爲秦將與趙戰于長平阬趙卒四十五萬人蒙恬爲秦將北逐戎翟築長城起臨洮至遼東延袤

萬餘里此爲虐於人也

息夫董賢主以爲忠天以爲盜

息夫躬字子微哀帝

時告東平王雲事封宜陵侯董賢字聖卿得幸哀帝爲賢起大第于北闕下封爲高安侯

易曰德薄

而位尊智小而謀大鮮不及矣

易繫辭之言

是故德不稱其

禍必酷能不稱其殃必大

○劉攽曰案文少兩字蓋本云德不稱其位能不稱其祿

夫竊位之人天奪其鑿

論語孔子曰臧文仲其竊位者歟左傳晉卜偃曰虢必亡矣天

奪之鑿而益其疾也杜預注云鑿所以自照也

雖有明察之資仁義之志一旦

富貴則背親捐舊喪其本心疎骨肉而親便辟薄知友

而厚犬馬寧見朽貫千萬而不忍貸人一錢情知積粟
腐倉而不忍貸人一斗骨肉怨望於家細人謗讟於道
前人以敗後爭襲之誠可傷也歷觀前政貴人之用心
也與嬰兒子何其異哉嬰兒有常病貴臣有常禍父母
有常失人君有常過嬰兒常病傷於飽也貴臣常禍傷
於寵也哺乳多則生癩病富貴盛而致驕疾愛子而賊
之驕臣而滅之者非一也極其罰者乃有仆死深牢銜
刀都市

趙將李牧爲韓倉所譖賜死將自誅臂短不能及銜刀于柱以自殺見戰國策

豈非無

功於天有害於人者乎夫鳥以山爲埤而增巢其上魚

以泉爲淺而穿穴其中卒所以得者餌也

曾子之文也亦見大戴禮

貴戚願其宅吉而制爲令名欲其門堅而造作鐵樞卒
其所以敗者非苦禁忌少而門樞朽也常苦崇財貨而
行驕僭耳不上順天心下育人物而欲任其私智竊弄
君威反戾天地欺誣神明居累卵之危而圖太山之安
爲朝露之行而思傳世之功

朝露言易盡也蘇子曰人生一世若朝露之託於桐

葉耳其與幾何

豈不惑哉豈不惑哉

浮侈篇曰王者以四海爲家兆人爲子一夫不耕天下

受其飢一婦不織天下受其寒

文子曰神農之法曰丈夫丁壯不耕天下有受

其飢者婦人當年不織天下有受其寒者故其耕不強者無以養生其織不力者無以衣形

今舉俗

舍本農趨商賈牛馬車輿填塞道路游手爲巧充盈都

邑

游手爲巧謂
雕鏤之屬也

務本者少浮食者衆商邑翼翼四方是

極

詩商頌文也鄭立注云極中也翼
翼然可則效乃四方之中正也

今察洛陽資末業

者什於農夫虛僞游手什於末業是則一夫耕百人食
之一婦桑百人衣之以一奉百孰能供之天下百郡千
縣市邑萬數類皆如此本末不足相供則民安得不飢
寒飢寒並至則民安能無姦軌姦軌繁多則吏安能無
嚴酷嚴酷數加則下安能無愁怨愁怨者多則咎徵並
臻下民無聊而上天降災則國危矣夫貧生於富弱生
於彊亂生於化危生於安

富而不節則貧強而驕人則
弱居理而不脩德則亂恃安

而不慎微
則危矣

是故明主之養民憂之勞之教之誨之慎微

防萌以斷其邪故易美節以制度不傷財不害民

節以制度

以下益節卦象辭也鄭玄注云空府藏則傷財力役繁則害人二者奢泰之所致

七月之詩大

小教之終而復始由此觀之人固不可恣也

七月詩幽風也大謂

耕桑之法小謂索綯之類自春及冬終而復始也

今人奢衣服侈飲食事口舌

而習調欺或以謀姦合任爲業

合任爲相合爲任使也

或以游博

持掩爲事

博謂六博掩謂意錢也前書貨殖傳曰又況掘豕博掩犯姦成富也

丁夫不扶

犁鋤而懷丸挾彈携手上山遨遊或好取土作丸賣之

外不足禦寇盜內不足禁鼠雀或作泥車瓦狗諸戲弄

之具以詐小兒此皆無益也詩刺不績其麻市也婆娑

詩陳風也婆娑舞貌謂婦人于市中歌舞以事神也

又婦人不脩中饋休其蠶織

易家人卦六二曰在中饋貞吉鄭玄注云中饋酒食也詩大雅曰婦無公事休其蠶織

而起學巫

祝鼓舞事神以欺誣細民熒惑百姓妻女羸弱疾病之家懷憂憤憤易爲恐懼至使奔走便時去離正宅崎嶇路側風寒所傷姦人所利盜賊所中或增禍重祟至於死亡而不知巫所欺誤反恨事神之晚此妖妄之甚者也或刻畫好繪以書祝辭或虛飾巧言希致福祚或糜折金綵令廣分寸或斷截衆縷繞帶手腕或裁切綺縠縫紵成幡皆單費百縑用功千倍破牢爲僞以易就難坐食嘉穀消損白日損或作捐夫山林不能給野火江海不能實漏卮皆所宜禁也昔孝文皇帝躬衣弋綈

前書音義曰弋

厚也 縵也 縵也

革烏韋帶而今京師貴戚衣服飲食車輿廬第

奢過王制固亦甚矣且其徒御僕妾皆服文組繅牒

即

今

布也 錦繡綺紈葛子升越笥中女布

說文曰綺文繪也 前書曰齊俗作水

紈子細稱也沈懷遠南越志曰蕉布之品有三有蕉布

有竹子布又有葛焉雖精麤之殊皆同出而異名揚雄

蜀都賦曰布則蜘蛛作絲不可見風笥中黃潤一端數

金盛弘之荆州記曰种歸縣室多幽閑其女盡織布至

數十升今永州俗猶呼貢布為女子布也犀象珠玉虎魄璠瑁石山隱飾金

銀錯鏤廣雅曰虎魄珠也生地中其上及旁不生草深

枕出蜀賓及大秦國吳錄曰璠瑁似龜而窮極麗美轉

大出南海山石謂隱起為山石之文也 窮極麗美轉

箱誇咤郭景純注子虛賦曰其嫁娶者車駢數里緹帷

竟道蒼頡篇曰駢衣車駢騎奴侍童夾轂並引富者競

音薄丁反又步田反

乾隆四年校刊

後漢書卷之七 制解

六

欲相過貧者耻其不逮一饗之所費破終身之業古者

必有命然後乃得衣繪絲而乘車馬

尚書大傳曰古之帝王者必有命人

能敬長矜孤取舍好讓者命于其君得乘飾車駟馬衣文錦未有命者不得衣不得乘乘衣者有罰

今雖

不能復古宜令細民略用孝文之制古之葬者厚衣之

以薪葬之中野不封不樹喪期無數後世聖人易之以

棺槨

易繫辭之言也

桐木爲棺葛采爲緘

尸子曰禹之喪法死于陵者葬于陵死于

澤者葬于澤桐棺三寸制喪三日墨子曰舜西教乎七

戎道死葬南巴之中衣衾三領歛木之棺葛以緘之采

猶蔓也下不及泉上不泄臭中世以後轉用楸梓槐柏

柩之屬各因方土裁用膠漆使其堅足恃其用足任

如此而已今者京師貴戚必欲江南柩梓豫章之木

柩音

乃巨反見埤蒼爾雅曰樹槨音而注云槨似
榘檝而痺小恐非棺椁之用豫章卽樟木也邊遠下土

亦競相放效夫樛梓豫章所出殊遠伐之高山引之窮
谷入海乘淮逆河泝洛工匠雕刻連累日月會衆而後

動多牛而後致重且千斤功將萬夫而東至樂浪西達

敦煌費力傷農於萬里之地古者墓而不墳中世墳而

不崇仲尼喪母冢高四尺遇雨而崩弟子請脩之夫子

泣曰古不脩墓

孔子合葬母于防曰吾聞之古也墓而不墳子是封之崇四尺孔子先反門人

後雨甚至孔子曰爾來何遲也曰防墓崩孔子先反門人及鯉也死

有棺無槨文帝葬芷陽

縣名屬京兆文帝後改曰霸陵

明帝葬洛南皆

不藏珠寶不起山陵墓雖卑而德最高今京師貴戚鄰

縣豪家生不極養死乃崇喪或至金縷玉匣槨梓槨柩
多埋珍寶偶人車馬造起大冢廣種松柏廬舍祠堂務
崇華侈案鄣畢之陵南城之冢

畢周文王武王葬地也
司馬遷云在鄣東南杜

中無墳隴在今咸陽縣西北孔安國注尚書云在長
安西北南城山曾子父所葬在今沂州費縣西南也周
公非不忠曾子非不孝以爲褒君愛父不在於聚財揚

名顯親無取於車馬昔晉靈公多賦以雕牆春秋以爲

不君

左傳晉靈公不君厚斂以雕牆杜
預注云不君失君道也雕畫也

華元樂舉厚葬

文公君子以爲不臣

左傳曰宋文公卒始厚葬用蜃炭
益車馬始用殉椁有四阿棺有斂

檜君子謂華元樂舉於
是不臣是棄君於惡也

况於羣司士庶乃可僭侈主上

過天道乎

前書貢禹曰今大夫僭諸侯諸侯
僭天子天子過天道其日久矣

實貢篇曰國以賢興以諂衰君以忠安以佞危此古今之常論而時所共知也然衰國危君繼踵不絕者豈時無忠信正直之士哉誠苦其道不得行耳夫十步之間

必有茂草十室之邑必有忠信

說苑曰十步之澤必有芳草論語曰十室之邑

必有忠信也

是故亂殷有三仁小衛多君子

亂殷謂紂時也三仁箕子微子

比干也左傳吳季札適衛悅蘧瑗史狗史鱗公子荆公叔發公子朝曰衛多君子未有患也又臧宣叔曰衛之于晉不得爲次國杜預注云春秋之時以疆弱爲大小衛雖侯爵猶爲小國今以大漢之廣

土士民之繁庶朝廷之清明上下之脩正而官無善吏位無良臣此豈時之無賢諒由取之乖實夫志道者少與逐俗者多疇是以朋黨用私背實趨華其貢士者不

復依其質幹準其才行但虛造聲譽妄生羽毛略計所
舉歲且二百覽察其狀則德侔顏冉詳覈厥能則鮮及
中人皆總務升官自相推達夫士者貴其用也不必求

備故四友雖美能不相兼

尚書大傳孔子曰文王得四
臣丘亦得四友謂回也爲疏

附賜也爲奔走師也爲先後
由也爲禦侮其能各不同也

三仁齊致事不一節高祖

佐命出自亡秦光武得士亦資暴莽況太平之時而云
無士乎夫明君之詔也若聲忠臣之和也如響長短大

小清濁疾徐必相應也且攻玉以石洗金以鹽

詩小雅
曰它山

之石可以攻玉今之金工發
金色者皆淬之于鹽水焉

濯錦以魚浣布以灰夫物

固有以賤理貴以醜化好者矣智者棄短取長以致其

功今使貢士必覈以實其有小疵勿彊衣飾

衣飾謂裝飾以成其

過也衣音於氣反

出處語默各因其方則蕭曹周韓之倫何足

不致吳鄧梁竇之屬企踵可待孔子曰未之恩也夫何遠之有

愛日篇曰國之所以爲國者以有民也民之所以爲民者以有穀也穀之所以豐殖者以有民功也功之所以能建者以日力也化國之日舒以長故其民闌暇而力有餘亂國之日促以短故其民困務而力不足舒長者非謂羲和安行之羲和日也山海經曰東南海之外甘水之間有羲和之國有女子曰羲和方浴日于甘泉羲和者帝俊之妻是生十日郭璞注曰羲和蓋天地始生日月者也乃君明民靜而

力有餘也促短者非謂分度損減

洛書甄耀度曰凡周天三百六十五度四分

分度之一一度爲千九百三十二里日一行一度月一日行十三度十九分度之一也

乃上闔下

亂力不足也孔子稱既庶則富之既富乃教之是故禮

義生於富足盜竊起於貧窮富足生於寬暇貧窮起於

無日聖人深知力者民之本國之基也故務省徭役使

之愛日是以堯勅羲和欽若昊天敬授民時明帝時公

車以反支日不受章奏

凡反支日用月朔爲正戌亥朔一日反支申酉朔二日反支午

未朔三日反支辰巳朔四日反支寅卯朔五日反支子丑朔六日反支見陰陽書也帝聞而怪曰

民廢農桑遠來詣闕而復拘以禁忌豈爲政之意乎於

是遂蠲其制令寃民仰希申訴而令長以神自畜

難見如神

也○劉攽曰令寃民仰
希申訴案文令當作今
百姓廢農桑而趨府廷者相續

道路非朝餉不得通非意氣不得見

說文曰餉謂日加申時也今爲哺字

也

或連日累月更相瞻視或轉請鄰里饋糧應對歲功

既虧天下豈無受其飢者乎孔子曰聽訟吾猶人也從
此言之中才以上足議曲直鄉亭部吏亦有任決斷者
而類多枉曲蓋有故焉夫理直則恃正而不撓事曲則
諂意以行賅不撓故無恩於吏行賅故見私於法若事
有反覆吏應坐之吏以應坐之故不得不枉之於廷庭
羸民之少黨而與豪吏對訟其勢得無屈乎縣承吏言
故與之同若事有反覆縣亦應坐之縣以應坐之故而

排之於郡以一民之輕而與一縣爲訟其理豈得申乎
事有反覆郡亦坐之郡以共坐之故而排之於州以一
民之輕與一郡爲訟其事豈獲勝乎旣不肯理故乃遠
詣公府公府復不能察而當延以日月貧弱者無以曠
旬疆富者可盈千日理訟若此何枉之能理乎正士懷
怨結而不見信信讀日伸猾吏崇姦軌而不被坐此小民所
以易侵苦而天下所以多困窮也且除上天感痛致災
但以人功見事言之自三府州郡至於鄉縣典司之吏
辭訟之民官事相連更相檢對者日可有十萬人一人
有事二人經營是爲日三十萬人廢其業也以中農率

之則是歲三百萬人受其飢者也然則盜賊何從而銷
太平何由而作乎詩云莫肯念亂誰無父母詩小雅也百姓
不足君誰與足可無思哉可無思哉

述赦篇曰凡療病者必知脉之虛實氣之所結然後爲
之方故疾可愈而壽可長也爲國者必先知民之所苦
禍之所起然後爲之禁故姦可塞而國可安也今日賊
良民之甚者莫大於數赦贖赦贖數則惡人冒而善人
傷矣何以明之哉夫謹勅之人身不蹈非又有爲吏正
直不避彊禦而姦猾之黨橫加誣言者皆知赦之不久
故也善人君子被侵怨而能至闕庭自明者萬無數人

數人之中得省問者百不過一既對尚書而空遣去者復什六七矣其輕薄姦軌既陷罪法怨毒之家冀其辜戮以解畜憤而反一槩悉蒙赦釋令惡人高會而誇咤老盜服臧而過門孝子見讐而不得討遭盜者覩物而不敢取痛莫甚焉夫養稂莠者傷禾稼惠姦軌者賊良民

民

爾雅曰稂童根郭璞注云莠類也詩曰不稂不莠稂音郎

書曰文王作罰刑茲無

赦

康誥之言也

先王之制刑法也非好傷人肌膚斷人壽命

也貴威姦懲惡除人害也故經稱天命有德五服五章

哉天討有罪五刑五用哉詩刺彼宜有罪汝反脫之

詩大

雅也此宜無罪汝反收之彼宜有罪汝反脫之毛萇注云脫赦也

古者唯始受命之君

承大亂之極寇賊姦軌難爲法禁故不得不有一赦與之更新頤育萬物以成大化非以養姦活罪放縱天賊也夫性惡之民民之豺狼雖得宥之澤終無改悔之心旦脫重梏夕還囹圄嚴明令尹不能使其斷絕何也凡敢爲大姦者才必有過於衆而能自媚於上者也多散誕得之財奉以諂諛之辭以轉相驅誕猶虛也非有第五公之廉直孰不爲顧哉謂第五倫也爲司空性廉直也論者多曰久不赦則姦軌熾而吏不制宜數肆眚以解散之此未昭政亂之本源不察禍福之所生也後度遼將軍皇甫規解官歸安定鄉人有以貨得鴈門太守者亦去職還家書

刺謁規規臥不迎既入而問卿前在郡食鴈美乎有頃
又白王符在門規素聞符名乃驚遽而起衣不及帶屣
履出迎援符手而還與同坐極歡時人爲之語曰徒見
二千石不如一縫掖禮記儒行孔子曰丘少居魯衣逢掖之衣鄭玄注曰逢猶大也大掖
之衣大袂單衣也言書生道義之爲貴也符竟不仕終於家

仲長統傳

仲長統字公理山陽高平人也少好學博涉書記贍於
文辭年二十餘游學青徐并冀之間與交友者多異之
并州刺史高幹袁紹甥也素貴有名招致四方遊士士
多歸附統過幹幹善待遇訪以當時之事統謂幹曰君

有雄志而無雄才好士而不能擇人所以爲君深戒也

幹雅自多不納其言統遂去之無幾幹以并州叛卒至

於敗

魏志曰高幹叛欲奔南荊州上洛都尉王琰捕斬之也

并冀之士皆以是異

統

異其有知人之鑒也

統性倨儻敢直言不矜小節默語無常時

人或謂之狂生每州郡命召輒稱疾不就常以爲凡遊

帝王者欲以立身揚名耳而名不常存人生易滅優游

偃仰可以自娛欲卜居清曠以樂其志論之曰使居有

良田廣宅背山臨流溝池環而竹木周布場圃築前果

園樹後舟車足以代步涉之難使令足以息四體之役

養親有兼珍之膳妻孥無苦身之勞

孥讀曰奴

良朋萃止則

陳酒肴以娛之嘉時吉日則烹羔豚以奉之躡蹠畦苑

遊戲平林

躡蹠猶

濯清水追涼風釣遊鯉弋高鴻諷於

舞雩之下詠歸高堂之上

雩祭旱之名也爲壇而舞其上以祈雨焉論語曾點曰春

服旣成冠者五六人童子六七人浴乎沂風乎舞雩詠而歸

安神閨房思老氏之玄

虛呼吸精和求至人之仿佛

老子曰玄之又玄虛其心實其腹呼吸謂咽氣養生

也莊子曰吹煦呼吸吐故納新又曰至人無已也

與達者數子論道講書俯仰

二儀錯綜人物彈南風之雅操發清商之妙曲

家語曰舜彈五

絃之琴造南風之詩曰南風之薰兮可以解吾人之慍兮南風之時兮可以阜吾人之財兮三禮圖曰琴本五

絃曰宮商角徵羽文王增二曰少宮少商弦最清也

消搖一世之上睥睨天地之

間不受當時之責永保性命之期如是則可以陵霄漢

出宇宙之外矣豈羨夫入帝王之門哉又作詩二篇以

見其志辭曰飛鳥遺跡蟬蛻亡殼騰蛇棄鱗神龍喪角

王充論衡曰蟣蝱化為復育復育轉為蟬蟬之去復育

龜之解甲蛇之脫皮可謂尸解矣蛻音式銳反爾雅曰

騰蛇有鱗廣雅曰有角曰龍喪角解角也至人能變達士拔俗乘雲無轡騁

風無足垂露成幃張霄成幄沉瀼當餐九陽代燭

霄摩天赤

氣也在旁曰帷在上曰幄陵陽子明經曰沉瀼者北方

夜半氣也九陽謂日也山海經曰陽谷上有扶木九日

居下枝一日居上枝也恒星豔珠朝霞潤玉六合之內恣心所欲

人事可遺何爲局促大道雖夷見幾者寡任意無非適

物無可古來繞繞委曲如瑣百慮何爲至要在我寄愁

天上埋憂地下叛散五經滅棄風雅百家雜碎請用從

火抗志山西游心海左元氣爲舟微風爲柂

柂船尾也音徒可反

敖翔太清縱意容冶尚書令荀彧聞統名奇之舉爲尚

書郎後參丞相曹操軍事每論說古今及時俗行事恒

發憤歎息因著論名曰昌言

昌當也尚書曰汝亦昌言

凡三十四篇

十餘萬言獻帝遜位之歲統卒時年四十一友人東海

繆襲常稱統才章足繼西京董賈劉揚

董仲舒賈誼劉向揚雄也襲字

熙伯辟御史府後至尚書光祿勳

今簡撮其書有益政者畧載之云

理亂篇曰豪傑之當天命者未始有天下之分者也無

天下之分故戰爭者競起焉于斯之時並僞假天威矯

據方國擁甲兵與我角才智程勇力與我競雌雄不知

去就疑誤天下蓋不可數也角知者皆窮角力者皆負

形不堪復仇勢不足復校乃始羈首係頸就我之銜繼

耳

銜勒也
繼繼也

夫或曾爲我之尊長矣或曾與我爲等儕矣

或曾臣虜我矣或曾執囚我矣彼之蔚蔚皆匈詈腹詛

幸我之不成

蔚與鬱
古字通

而以奮其前志詎肯用此爲終死

之分邪及繼體之時民心定矣普天之下賴我而得生

育由我而得富貴安居樂業長養子孫天下晏然皆歸

心於我矣豪傑之心旣絕士民之志已定貴有常家尊

在一人當此之時雖下愚之才居之猶能使恩同天地

戴俾鬼神暴風疾霆不足以方其怒陽春時雨不足以

其澤周孔數千無所復角其聖賁育百萬無所復奮
其勇矣彼後嗣之愚主見天下莫敢與之違自謂若天
地之不可亡也乃奔其私嗜騁其邪欲君臣宣淫上下

同惡

左傳泄治諫陳靈公曰公卿宣淫人無效焉杜預注云宣示也

目極角觝之觀耳

窮鄭衛之聲

武帝元封三年作角觝戲音義云兩兩相當角力角伎藝射御故名角觝蓋雜技樂

以巴俞戲魚龍蔓延之屬也後更名平樂觀禮記曰鄭音好濫淫志宋音宴安溺志也

入則耽於

婦人出則馳於田獵荒廢庶政棄亡人物澶漫彌流無

所底極

澶漫猶縱逸也澶音徒旦反莊子外篇曰澶漫爲樂也

信任親愛者盡佞

諂容悅之人也寵貴隆豐者盡后妃姬妾之家也使餓
狼守庖厨飢虎牧牢豚遂至熬天下之脂膏斲生人之

骨髓怨毒無聊禍亂並起中國擾攘四夷侵叛土崩瓦解一朝而去昔之爲我哺乳之子孫者今盡是我飲血之寇讐也至於運徙勢去猶不覺悟者豈非富貴生不仁沈溺致愚疾邪存亡以之迭代政亂從此周復天道常然之大數也

左傳曰美惡周必復天之道也

又政之爲理者取一切

而已非能斟酌賢愚之分以開盛衰之數也日不如古彌以遠甚豈不然邪漢興以來相與同爲編戶齊民而以財力相君長者世無數焉而清潔之士徒自苦於茨棘之間無所益損於風俗也豪人之室連棟數百膏田滿野奴婢千羣徒附萬計

徒衆也附親也

船車賈販周於四方

廢居積貯滿於都城

史記曰轉穀百數廢居蓄邑注云有所廢有所蓄言其乘時射利也

琦賂寶貨巨室不能容

琦瑋也抱朴子曰片玉可以琦奚必俟盈尺也

馬牛羊

豕山谷不能受妖童美妾填乎綺室倡謳妓樂列乎深堂賓客待見而不敢去車騎交錯而不敢進三牲之肉臭而不可食清醇之耐敗而不可飲睟盼則人從其目之所視喜怒則人隨其心之所慮此皆公侯之廣樂君長之厚實也苟運智詐者則得之焉苟能得之者人不以爲罪焉源發而橫流路開而四通矣求士之舍榮樂而居窮苦

舍音式者反

棄放逸而赴束縛夫誰肯爲之者邪

束縛謂自潔清如拘執也

夫亂世長而化世短亂世則小人貴寵君

子困賤當君子困賤之時踟高天踏厚地猶恐有鎮厭

之禍也

詩小雅曰謂天蓋高不敢不踟謂地蓋厚不敢不踏毛萇注云踟曲也踏累足也

逮至

清世則復入於矯枉過正之檢老者耄矣不能及寬饒之俗少者方壯將復困於衰亂之時是使姦人擅無窮之福利而善士挂不赦之罪辜苟目能辯色耳能辯聲口能辯味體能辯寒溫者將皆以脩絜爲諱惡設智巧以避之焉況肯有安而樂之者邪斯下世人主一切之愆也昔春秋之時周氏之亂世也逮乎戰國則又甚矣秦政乘并兼之勢放虎狼之心政始皇名屠裂天下吞食生人暴虐不已以招楚漢用兵之苦甚於戰國之時也漢

二百年而遭王莽之亂

漢至王莽篡位二百一十四年云二百者舉全數

計其

殘夷滅亡之數又復倍乎秦項矣以及今日名都空而

不居百里絕而無民者不可勝數

孝平帝時凡郡國一百三縣邑一千三百

一十四道三十四侯國二百四十一地東西九千三百二里南北一萬三千六百八十八里人戶一千二百二十三

萬三千六十二口五千九百五十九萬四千九百七十八此漢家極盛之時遭王莽喪亂暨光武中興海內人

戶準之於前十裁二三邊方蕭條略無子遺孝靈遭黃巾之寇獻帝嬰董卓之禍英雄碁峙白骨膏野兵亂相

尋三十餘年三方此則又甚於亡新之時也悲夫不及既寧萬不存一也

五百年大難三起

秦三王二帝通在位四十九年前漢二百三十年後漢百九十五年凡四

百七十四年故云不及五百年也三起謂秦末及王莽并獻帝時也

中間之亂尚不數焉

變而彌猜下而加酷

下猶後也

推此以往可及於盡矣嗟乎

不知來世聖人救此之道將何用也又不知天若窮此之數欲何至邪

損益篇曰作有利於時制有便於物者可爲也事有乖於數法有翫於時者可改也故行於古有其迹用於今無其功者不可不變變而不如前易而多所敗者亦不可不復也漢之初興分王子弟委之以士民之命假之以生殺之權於是驕逸自恣志意無厭魚肉百姓以盈其欲報蒸骨血以快其情上有篡叛不軌之姦下有暴亂殘賊之害雖籍親屬之恩蓋源流形執使之然也降爵削土稍稍割奪卒至於坐食奉祿而已然其洿穢之

行淫昏之罪猶尚多焉故淺其根本輕其恩義猶尚假
一日之尊收士民之用況專之於國擅之於嗣豈可鞭
笞叱咤而使唯我所爲者乎時政彫敝風俗移易純樸
已去智惠已來老子曰智惠出於禮制之防放於嗜欲

出於禮制之防放於嗜欲
之域久矣固不可授之以柄假之以資者也是故收其

奕世之權校其從橫之執善者早登否者早去去音祛
莒反

故下土無壅滯之士國朝無專貴之人此變之善可遂
行者也井田之變豪人貨殖館舍布於州郡田畝連於

方國身無半通青綸之命而竊三辰龍章之服十三州
志曰有

秩膏夫得假半章印續漢輿服志曰百石青紺綸一采
宛轉繆織長丈二尺說文綸青絲綬也鄭玄注禮記曰

綸今有秩嗇夫所佩也三辰日月星也龍章謂山龍之章皆畫於衣也

長而有千室名邑之役

周禮小司徒職五人爲伍前書曰五家爲伍伍有長論語孔子

曰千室之邑百乘之家言豪強之家身無品秩而強富比於公侯也榮樂過於封君執力

侔於守令財賂自營犯法不坐刺客死士爲之投命至使弱力少智之子被穿帷敗寄死不斂冤枉窮困不敢自理雖亦由網禁疎闊蓋分田無限使之然也今欲張太平之紀綱立至化之基趾齊民財之豐寡正風俗之奢儉非井田實莫由也此變有所敗而宜復者也肉刑之廢輕重無品下死則得髡鉗下髡鉗則得鞭笞下猶減也死者不可復生而髡者無傷於人髡笞不足以懲中罪

安得不至於死哉

言髡笞太輕不足畏懼而姦人冒罪以陷於死明復古肉刑則人不陷於

死也

夫雞狗之攘竊男女之淫奔酒醴之賂遺謬誤之傷

害皆非值於死者也殺之則甚重髡之則甚輕不制中

刑以稱其罪則法令安得不參差殺生安得不過謬乎

今患刑輕之不足以懲惡則假減貨以成罪託疾病以

諱殺

假增減貨以益其罪託稱疾病令死於獄也

科條無所準名實不相應

恐非帝王之通法聖人之良制也或曰過刑惡人可也

過刑善人豈可復哉曰若前政以來未曾枉害善人者

則有罪不死也

言善人有罪亦當殺之也

是爲忍於殺人也

劉攽曰案文

多一字

而不忍於刑人也今令五刑有品輕重有數科條

有序名實有正非殺人逆亂鳥獸之行甚重者皆勿殺

鳥獸之行謂蒸報也

嗣周氏之祕典續呂侯之祥刑此又宜復之

善者也

周禮大司寇職掌邦之三典以佐王刑邦國詰四方一曰刑新國用輕典二曰刑平國用中典

三曰刑亂國用重典祥善也尚書曰敎爾祥刑

易曰陽一君二臣君子之道也

陰二君一臣小人之道也

繫辭之文也陽卦一陽而二陰陰卦一陰而二陽陽爲君

陰爲臣

然則寡者爲人上者也衆者爲人下者也一伍之

長才足以長一伍者也一國之君才足以君一國者也

天下之王才足以王天下者也愚役於智猶枝之附幹

此理天下之常法也制國以分人立政以分事人遠則

難緩事總則難了今遠州之縣或相去數百千里雖多

山陵洿澤猶有可居人種穀者焉當更制其境界使遠

者不過二百里明版籍以相數閱審什伍以相連持

禮周

曰凡在版者注云版名籍也以版爲之也

限夫田以斷并兼定五刑以救死

亡

司馬法曰步百爲畝畝百爲夫夫三爲屋屋三爲井并兼謂豪富之家以財勢并取貧人之田而兼有之

益君長以興政理急農桑以豐委積去末作以一本業

敦教學以移情性表德行以厲風俗覈才藝以叙官宜

簡精悍以習師田

周禮曰凡師田斬牲以左右徇陳注云示犯誓必殺也

修武器

以存守戰嚴禁令以防僭差信賞罰以驗懲勸糾游戲

以杜姦邪察苛刻以絕煩暴審此十六者以爲政務操

之有常課之有限安寧勿懈墮有事不迫遽聖人復起

不能易也向者天下戶過千萬除其老弱但戶一丁壯則千萬人也遺漏既多又蠻夷戎狄居漢地者尚不在焉丁壯十人之中必有堪爲其什伍之長推什長已上則百萬人也又十取之則佐史之才已上十萬人也又十取之則可使在政理之位者萬人也以筋力用者謂之人人求丁壯以才智用者謂之士士貴者老充此制以用天下之人猶將有儲何嫌乎不足也故物有不求未有無物之歲也士有不用未有少士之世也夫如此而後可以用天性究人理興頓廢屬斷絕屬猶續也網羅遺漏拱押天人矣拱執也押攔也押音下甲反或曰善爲政者欲除煩

去苛并官省職爲之以無爲事之以無事何子之言云

云也

老子云爲無爲事無事也

曰若是三代不足摹聖人未可師也

摹法也三代皆由內刑及井田之法今不用是不摹之也

君子用法制而至於化小

人用法制而至於亂均是一法制也或以之化或以之

亂行之不同也苟使豺狼牧羊豚盜跖主征稅國家昏

亂吏人放肆則惡復論損益之間哉

惡音烏

夫人待君子

然後化理國待蓄積乃無憂患君子非自農桑以求衣

食者也蓄積非橫賦斂以取優饒者也奉祿誠厚則割

剝貿易之罪乃可絕也蓄積誠多則兵寇水旱之灾不

足苦也故由其道而得之民不以爲奢由其道而取之

民不以爲勞天災流行開倉庫以稟貸不亦仁乎衣食
有餘損靡麗以散施不亦義乎彼君子居位爲士民之
長固宜重肉累帛朱輪駟馬今反謂薄屋者爲高藿食
者爲清旣失天地之性又開虛僞之名使小智居大位
庶績不咸熙未必不由此也得拘絜而失才能非立功
之實也

拘絜謂自拘束而絜其身者卽隱逸之人也

以廉舉而以貪去非士

君子之志也

去音欺呂反

夫選用必取善士善士富者少而

貧者多祿不足以供養安能不少營私門乎從而罪之
是設機置弇以待天下之君子也

弇穿地陷獸也機弩牙也

盜賊凶

荒九州代作饑饉暴至軍旅卒發橫稅弱人割奪吏祿

所恃者寡所取者猥

猥猶多也

萬里懸乏首尾不救徭役並

起農桑失業兆民呼嗟於昊天貧窮轉死於溝壑矣今

通肥饒之率計稼穡之入令畝收三斛斛取一斗未爲

甚多一歲之間則有數年之儲雖興非法之役恣奢侈

之欲廣愛幸之賜猶未能盡也不循古法規爲輕稅及

至一方有警一面被災未逮三年校計騫矩坐視戰士

之蔬食立望餓殍之滿道如之何爲君行此政也

孟子曰塗

有餓殍而不知發趙岐注云餓死者曰孳孳與殍通音皮表反

二十稅一名之曰貊況

三十稅一乎

孟子載白圭曰吾欲二十而取一何如孟子曰子之道貊也趙岐注云貊夷貊之人

在荒者也貊在北方其氣寒不生五穀無中國之禮故可二十取一而足也此言欲輕稅也

夫薄吏

祿以豐軍用緣於秦征諸侯續以四夷漢承其業遂不

改更危國亂家此之由也今田無常主民無常居吏食

日稟

稟給也

祿班未定

○劉敞曰案文當作班祿

可爲法制畫一定科

租稅十一更賦如舊

更賦已見光武紀也

今者土廣民稀中地未

墾

上田已耕唯中地已下未也

雖然猶當限以大家勿令過制其地

有草者盡曰官田力堪農事乃聽受之若聽其自取後

必爲姦也

法誠篇曰周禮六典冢宰貳王而理天下

爾雅曰冢大也貳謂副貳

也周禮天官冢宰掌建邦之六典以佐王理邦國一曰理典以理官府二曰教典以擾萬姓三曰禮典以諸萬姓四曰政典以均萬姓五曰刑典以糾萬姓六曰事典以生萬姓也春秋之時諸侯明德

者皆一卿爲政爰及戰國亦皆然也秦兼天下則置丞相而貳之以御史大夫自高帝逮于孝成因而不改多終其身漢之隆盛是惟在焉夫任一人則政專任數人則相倚政專則和諧相倚則違戾和諧則太平之所興也違戾則荒亂之所起也光武皇帝愠數世之失權忿彊臣之竊命

愠猶恨也數代謂元成哀平彊臣謂王莽

矯枉過直政不任下

雖置三公事歸臺閣

臺閣謂尚書也

自此以來三公之職備員

而已然政有不理猶加譴責而權移外戚之家寵被近習之豎親其黨類用其私人內充京師外布列郡顛倒賢愚貿易選舉疲駑守境貪殘牧民撓擾百姓忿怒四

夷

撓音火
高反

招致乖叛亂離斯瘼

瘼病也

怨氣並作陰陽失

和三光虧缺怪異數至蟲螟食稼水旱爲災此皆戚宦之臣所致然也反以策讓三公至於死免乃足爲叫呼

蒼天號咷泣血者也又中世之選三公也務於清慤謹

慎循常習故者是婦女之檢桺鄉曲之常人耳惡足以

居斯位邪

檢桺猶規矩也

執旣如彼選又如此而欲望三公勲

立於國家績加於生民不亦遠乎昔文帝之於鄧通可

謂至愛而猶展申屠嘉之志

展猶申也文帝時太中大夫鄧通居上傍有怠慢禮

丞相申屠嘉奏事見之罷朝召通責之曰通小臣戲殿上大不敬當斬通頓首首盡出血文帝使人召通謝丞相曰此吾弄臣君其釋之夫見任如此則何患於左右小臣哉至如

乾隆四年校刊

後漢書卷之九

列傳

七

近臣外戚宦豎請託不行意氣不滿立能陷人於不測之禍惡可得彈正者哉曩者任之重而責之輕今者任之輕而責之重昔賈誼感絳侯之困辱因陳大臣廉耻之分開引自裁之端

文帝時賈誼上書曰大臣有罪不執縛係引而行也其有大罪者聞

命則北面再拜跪而自裁上不使人摔抑而刑之也是時丞相絳侯周勃免就國人有告勃謀反繫長安獄卒無事復爵邑故誼以此譏上上深納其言是後大臣有罪皆自殺不受刑也

自此以來遂以

成俗繼世之主生而見之習其所常曾莫之悟嗚呼可

悲夫左手據天下之圖右手刎其喉愚者猶知難之況

明哲君子哉

言不以重利害其生事見莊子

光武奪三公之重至今而

加甚不假后黨以權數世而不行蓋親疎之勢異也

言光

武奪三公重任今奪更甚光武不假后黨威權數代遂不遵行此爲三公疏后族親故也母后之黨

左右之人有此至親之勢故其責任萬世常然之敗無

世而無之莫之斯鑒亦可痛矣未若置丞相自總之若

委三公則宜分任責成夫使爲政者不當與之婚姻婚

姻者不當使之爲政也如此在位病人病人謂萬姓困敝也舉用

失賢百姓不安爭訟不息天地多變人物多妖然後可

以分此罪矣或曰政在一人權甚重也曰人實難得何

重之嫌昔者霍禹竇憲鄧騭梁冀之徒藉外戚之權管

國家之柄及其伏誅以一言之詔詰朝而決何重之畏

乎今夫國家漏神明於媒近輸權重於婦黨筭十世而

爲之者八九焉不此之罪而彼之疑何其詭邪

此謂后黨彼謂

三公也詭猶違也

論曰百家之言政者尚矣

尚猶遠也

大畧歸乎寧固根柢革

易時敝也夫遭運無常意見偏雜故是非之論紛然相

乖嘗試妄論之

謙不敢正言也

以爲世非胥庭人乖穀飲化迹

萬肇情故萌生

赫胥氏大庭氏並古之帝號莊子曰夫聖人鶉居而穀飲言鶉鳥無常居穀飲

不假物並淳朴時也肇始也

雖周物之智不能研其推變山川之奧

未足況其紆險

易繫辭曰知周乎萬物而道濟天下推遷也莊子曰凡人心險於山川難於知

也天則應俗適事難以常條如使用審其道則殊塗同會

才爽其分則一豪以乖

用得其人審其道也授非其才爽其分也易繫辭曰天下同歸

而殊塗一致而百慮易緯
日差以毫釐失之千里
何以言之若夫立聖御世則

天同極施舍之道宜無殊典

莊子曰立聖素王道也極猶致也言法天之道同其

致也施舍猶興廢也

而損益異運文朴遞行

論語孔子曰殷因於夏禮所損益可知也

朴質也禮記曰文質再而復也

用明居晦回泐於曩時興戈陳俎參差

於上世

回泐猶攜互不齊一也泐音穴

及至戴黃屋服絺衣豐薄不齊

而致化則一

前書音義曰天子車以黃繪爲蓋裹故曰黃屋韓子曰堯之王天下也冬日鹿裘夏

日葛衣絺葛也

亦有宥公族黥國儲寬慘巨隔而防非必同此

其分波而共源百慮而一致者也

禮記曰公族有死罪獄成有司讞于公曰

某之罪在大辟公曰宥之有司又曰在大辟公又曰宥之史記曰秦孝公太子犯法衛鞅曰太子君嗣也不可

施刑刑其傅公子虔黥其師公孫賈也

若乃偏情矯用則枉直必過

孟子曰矯

枉過直矯正也枉曲也言正曲者過于直以喻
為政者懲奢則太儉患寬則傷猛不能折衷也故葛屨

履霜敝由崇儉

詩魏風序曰葛屨刺褊也其君儉嗇褊急而無德以將之詩曰糾糾葛屨可以

履霜鄭玄注云葛屨賤皮屨貴魏俗至冬猶葛屨可用履霜利其賤也

楚楚衣服戒在窮

賒

詩曹風序曰蜉蝣刺奢也詩曰蜉蝣之羽衣裳楚楚毛萇注曰蜉蝣渠略也朝生夕死猶有羽翼以自飾

楚楚鮮貌也喻曹朝羣臣皆小人也徒疎禁厚下以尾

大陵弱

疎禁謂防制太寬厚下謂封建太廣言周室微弱而諸侯強盛如尾大然左傳楚申無宇曰末

大必折尾大不掉也

斂威峻罰以苛薄分崩

斂聚也言秦酷法以至分崩也斯曹

魏之刺所以明乎國風周秦末軌所以彰於微滅故用

舍之端興敗資焉是以繁簡唯時寬猛相濟刑書鑄鼎

事有可詳三章在令取貴能約

左傳曰鄭人鑄刑書杜預注云鑄刑書于鼎以

爲國之常法也高祖初入關除秦苛法約法三章言其詳約也太叔致猛政之褒國子

流遺愛之涕

左傳曰鄭子產有疾謂子太叔曰我死子必爲政唯有德者能以寬服人其次莫如

猛又曰子產卒仲尼聞之出涕曰古之遺愛也國子卽子產也鄭穆公子國之子因以爲姓也宣孟改

冬日之和平陽循畫一之法斯實弛張之弘致可以徵

其統乎

宣孟晉大夫趙盾也左傳賈季對鄆舒曰趙衰冬日之可畏前書平陽侯曹參爲相國百姓歌之曰蕭何

爲法講若畫一曹參代之守而勿失載其清靜人以寧

一數子之言當世失得皆究矣然多謬通方之訓好申

一隅之說

一隅謂一方偏見也

貴清靜者以席上爲腐議束名實

者以柱下爲誕辭

清靜謂道家也席上謂儒也腐朽也禮記儒行曰儒有席上之珍高祖折

隨何曰安用腐儒哉名實名家也柱下老子也誕虛也言志各不同也

或推前王之風可

行於當年有引救敵之規宜流於長世稽之篤論將爲

敵矣如以舟無推陸之分瑟非常調之音

古法不施于今猶舟不可

行之于陸也今法有合于時如瑟可移柱而調也莊子曰是推舟于陸勞而無功也前書董仲舒曰琴瑟不調甚者必解而更張之乃可鼓也爲政不行甚者必變而更化之乃可理也不限局以疑遠不

拘立以妨素則化樞各管其極理略可得而言與

音余

贊曰管視好偏羣言難一救朴雖文矯遲必疾舉端自

理滯隅則失詳觀時蠹成昭政術

滯隅謂偏執一隅也淮南子曰非循一跡

之路守一隅之指而不與俗推移也

後漢書卷七十九

後漢書卷七十九考證

仲長統傳抗志山西游心海左○西字監本作栖臣會

汾

按山西與海左對今從宋本

甚於戰國之時也○之時也三字監本誤作則又甚從
宋本改

後漢書卷七十九考證

後漢書卷八十

宋

宣

城

太

守范

曄撰

唐

章

懷

太

子

賢注

孝明八王列傳第四十

孝明皇帝九子賈貴人生章帝陰貴人生梁節王暢餘

七王本書不載母氏

本書謂東觀記也

千乘哀王建傳

千乘哀王建永平三年封明年薨年少無子國除

陳敬王美傳

陳敬王美永平三年封廣平王建初三年有司奏遣美

與鉅鹿王恭樂成王黨俱就國肅宗性篤愛不忍與諸

王乖離遂皆留京師明年案輿地圖令諸國戶口皆等

租入歲各八千萬美博涉經書有威嚴與諸儒講論於

白虎殿七年帝以廣平在北多有邊費

廣平縣故城在今洛州永年縣

北乃徙美爲西平王

西平縣屬汝南郡也

分汝南八縣爲國及帝

崩遺詔徙封爲陳王食淮南郡其年就國立三十七年

薨子思王鈞嗣鈞立多不法遂行天子大射禮

天子將祭釋土

而祭謂之大射大射之禮張三侯虎侯熊侯豹侯示服

猛也皆以其皮方制之樂用騶虞九節謝承書曰陳國

戶曹史高慎諫國相曰諸侯射豕天子射熊入彝六樽
禮數不同昔季氏設朱干玉戚以舞大夏左傳曰唯名
與器不可以假人奢僭之漸不可聽也
於是諫爭不合爲王所非坐司寇罪也
性隱賊喜文法

國相二千石不與相得者輒陰中之憎怨敬王夫人李

儀等永元十一年遂使客隗久

久或作文

殺儀家屬吏捕得

久繫長平獄

長平縣屬陳國

鈞欲斷絕辭語復使結客篡殺久

事發覺有司舉奏鈞坐削西華項新陽三縣

西華故城在今陳州

澗水縣西北項今陳州項城縣也新陽故城今在豫州真陽縣西南也

十二年封鈞六弟

爲列侯

伏侯古今注曰番爲陽都鄉侯千秋爲新平侯參爲周亭侯壽爲樂陽亭侯寶爲博平侯旦爲

高亭侯也

後鈞取掖庭出女李嬈爲小妻

嬈音寧了反

復坐削園

宜祿扶溝三縣

園扶溝並屬陳留郡宜祿屬汝南郡

永初七年封敬王孫

安國爲耕亭侯鈞立二十一年薨子懷王竦嗣立二年

薨無子國絕永寧元年立敬王子安壽亭侯崇爲陳王

是爲頃王立五年薨子孝王承嗣承薨子愍王寵嗣熹

平二年國相師遷追奏前相魏愔與寵共祭天神希幸

非冀罪至不道有司奏遣使者案驗是時新誅勃海王

惺靈帝熹平元年惺被誣謀反自殺也靈帝不忍復加法詔檻車傳送愔

遷詣北寺詔獄使中常侍王酺華嶠書及宦者傳諸本並作甫此云酺未詳孰

是也與尚書令侍御史雜考愔辭與王共祭黃老君○劉

案文黃老君不成文當云黃帝老君求長生福而已無它冀幸酺等奏愔

職在匡正而所爲不端遷誣告其王罔以不道皆誅死

有詔赦寵不案寵善弩射十發十中中皆同處華嶠書曰寵射

其秘法以天覆地載參連爲奇又有三微三小三微爲經三小爲緯經緯相將萬勝之方然要在機牙中

平中黃巾賊起郡縣皆棄城走寵有彊弩數千張出軍

都亭

置軍營於國之都亭也

國人素聞王善射不敢反叛故陳獨

得完百姓歸之者衆十餘萬人及獻帝初義兵起寵率

衆屯陽夏

縣名屬淮陽國夏音公雅反

自稱輔漢大將軍國相會稽

駱俊素有威恩時天下饑荒鄰郡人多歸就之俊傾資

賑贍並得全活後袁術求糧於陳而俊拒絕之術忿恚

遣客詐殺俊及寵陳由是破敗

謝承書曰俊字孝遠烏傷人察孝廉補尚書侍

郎擢拜陳國相人有產子厚致米肉達府主意生男女

者以駱爲名袁術使部曲將張闔陽私行到陳之俊所

俊往從飲酒因詐殺俊一郡吏人哀號如喪父母是時諸國無復租祿而數見

虜奪并日而食轉死溝壑者甚衆夫人姬妾多爲丹陵

兵烏桓所略云

彭城靖王恭傳

彭城靖王恭永平九年賜號靈壽王

取其美名也下重熹王亦同東觀記

日賜號未有國邑也

十五年封爲鉅鹿王建初三年徙封江陵王

改南郡爲國元和二年三公上言江陵在京師正南不可以封乃徙爲六安王以廬江郡爲國肅宗崩遺詔徙封彭城王食楚郡其年就國恭敦厚威重舉動有節度吏人敬愛之永初六年封恭子阿奴爲竹邑侯

竹邑縣屬沛郡

故城在今徐州符離縣也竹邑或爲邕字傳寫誤也

元初三年恭以事怒子醜醜

自殺

東觀記曰恭子男丁前物故醜侮慢丁小妻恭怒閉醜馬廐醜亡夜詣彭城縣欲上書恭遣從官舍

頭曉令歸數責之乃自殺也

國相趙牧以狀上因誣奏恭祠祀惡言

大逆不道有司奏請誅之恭上書自訟朝廷以其素著

行義令考實無徵牧坐下獄會赦免死

決錄注曰牧字仲師長安人少

知名以公正稱修春秋事樂恢恢以直諫死牧爲陳寃得申高第爲侍御史會稽太守皆有稱績及誣奏恭安帝疑其侵乃遣御史母丘歆覆案其事實下牧廷尉會赦不誅終於家 恭立四十六年薨

子考王道嗣元初五年封道弟三人爲鄉侯

東觀記曰丙爲都鄉

侯國爲安鄉侯丁爲魯陽鄉侯

恭孫順爲東安亭侯道立二十八年薨

子頃王定嗣本初元年封定兄弟九人皆爲亭侯

東觀記曰

定兄據卞亭侯弟光昭陽亭侯固公梁亭侯興蒲亭侯延昌城亭侯祀梁父亭侯堅西安亭侯代林亭侯也

定立四年薨子孝王和嗣和性至孝太夫人薨行喪陵

後漢書卷八十一 及傳
四
次毀齒過禮傅相以聞桓帝詔使奉牛酒迎王還宮和
敬賢樂施國中愛之初平中天下大亂和爲賊昌務所
攻避奔東阿後得還國立六十四年薨孫祗嗣立七年
魏受禪以爲崇德侯

樂成靖王黨傳

樂成靖王黨永平九年賜號重熹王十五年封樂成王
黨聰慧善史書喜正文字與肅宗同年尤相親愛建初
四年以清河之游觀津勃海之東光成平涿郡之中水
饒陽安平南深澤八縣益樂成國

前書及郡國志清河無游縣觀津故城在

今德州舊縣東北東光在滄州東光縣南成平在景城縣南中水在今瀛州樂壽縣西北南深澤在今定州深

澤縣東也

及帝崩其年就國黨急刻不遵法度舊禁宮人出

嫁不得適諸國有故掖庭技人哀置嫁爲男子章初妻

哀姓置名也稱男子者無官爵也

黨召哀置入宮與通初欲上書告之

黨恐懼乃密賂哀置姊焦使殺初事發覺黨乃縊殺內侍三人以絕口語又取故中山簡王傅婢李羽生爲小

妻永元七年國相舉奏之和帝詔削東光鄒二縣

鄒縣屬鉅

鹿郡鄒音羌堯反

立二十五年薨子哀王崇嗣立二月薨無子

國絕明年和帝立崇兄脩侯巡爲樂成王是爲釐王

脩縣

及條縣皆屬勃海條字或作脩

立十五年薨子隱王賓嗣立八年薨無

子國絕明年復立濟北惠王子萇爲樂成王後萇到國

數月驕淫不法愆過累積冀州刺史與國相舉奏萇罪

至不道安帝詔曰萇有覲其面而放逸其心

覲姑也言面姑然無

媿姑音胡八反

知陵廟至重承繼有禮不惟致敬之節肅穆之

媿姑也言面姑然無

慎乃敢擅損犧牲不備苾芬

詩小雅曰苾苾芬芬祀事孔明

慢易大姬

不震厥教

大姬卽萇所繼之母震懼也

出入顛覆風淫于家娉取人

妻饋遺婢妾歐擊吏人專已凶暴愆罪莫大甚可恥也

朕覽八辟之議不忍致之于理

周禮司寇以八辟麗邦法一日議親之辟二日

議故之辟三日議賢之辟四日議能之辟五日議功之辟六日議貴之辟七日議勤之辟八日議賓之辟

其

貶萇爵爲臨湖侯

臨湖屬廬江郡

朕無則哲之明致簡統失序

罔以尉承大姬增懷永歎

袁宏紀曰尚書侍郎岑宏議以爲自非聖人不能無過故

王太子生爲立賢師傅以訓導之是以目不見惡耳不聞非能保其社稷高明令終長少長藩國內無過庭之訓外無師傅之道血氣方剛卒受榮爵幾微生過遂陷不義臣聞周官議親愆愚見赦長不殺無辜以譴阿爲非無赫赫大惡可裁削奪損其租賦令得改過自新革心向道案黃香集香與宏共奏此香之辭也延光元年以河間孝王子得嗣靖王後以樂成比廢絕故改國曰安平是爲安平孝王立三十年薨子續立中平元年黃巾賊起爲所劫質囚于廣宗

今貝州宗城縣也隨室諱改焉

賊平

復國其年秋坐不道被誅立三十四年國除

下邳惠王衍傳

下邳惠王衍永平十五年封衍有容貌肅宗卽位常在左右建初初冠詔賜衍師傅已下官屬金帛各有差四

年以臨淮郡及九江之鍾離當塗東城歷陽全椒合十

七縣益下邳國

鍾離在今濠州鍾離縣東當塗在縣西南東城在定遠縣東南歷陽和州縣也

全椒今滁
州縣也

帝崩其年就國衍後病荒忽而太子邛有罪

廢諸姬爭欲立子爲嗣連上書相告言和帝憐之使彭

城靖王恭至下邳正其嫡庶立子成爲太子

東觀記載
賜恭詔曰

皇帝問彭城王始夏無恙蓋聞堯親九族萬國協和書
典之所美也下邳王被病沈滯之疾昏亂不明家用不
寧姬妾適庶諸子分爭紛紛至今前太子邛頑凶失道
陷于大辟是後諸子更相誣告迄今適嗣未知所定朕
甚傷之惟王與下邳王恩義至親正此國嗣非王而誰
禮重適庶之序春秋之義大居正孔子曰惟仁者能好
人能惡人貴仁者所好惡得其中也太子國之儲嗣可
不慎歟王其差次下邳諸子可爲太子者上名將及景
風拜授
印綬焉行立五十四年薨子貞王成嗣永建元年封成

兒二人及惠王孫二人皆爲列侯成立二年薨子愍王
意嗣陽嘉元年封意弟八人爲鄉亭侯中平元年意遭
黃巾棄國走賊平復國數月薨立五十七年年九十子
哀王宜嗣數月薨無子建安十一年國除

梁節王暢傳

梁節王暢永平十五年封爲汝南王母陰貴人有寵暢
尤被愛幸國土租入倍於諸國肅宗立緣先帝之意賞
賜恩寵甚篤建初二年封暢舅陰棠爲西陵侯

西陵縣屬江夏郡

四年徙爲梁王以陳留之鄆寧陵濟陰之薄單父已

氏成武凡六縣益梁國

鄆今許州鄆陵縣也寧陵今宋州縣也薄故城在今曹州考城

縣東北單父今宋州縣也巳氏今宋州楚丘縣也成武今曹州縣也

帝崩其年就國暢性聰惠然少貴驕頗不遵法度歸國後數有惡夢從官卜

忌自言能使六丁善占夢

六丁謂六甲中丁神也若甲子旬中則丁卯為神甲寅旬

中則丁巳為神之類也役使之法先齋戒然後其神至可使致遠方物及知吉凶也暢數使卜筮

又暢乳母王禮等因此自言能見鬼神事遂共占氣祠

祭求福忌等諂媚云神言王當為天子暢心喜與相應

荅永元五年豫州刺史梁相舉奏暢不道考訊辭不服

有司請徵暢詣廷尉詔獄和帝不許有司重奏除暢國

徒九真帝不忍但削成武單父二縣暢慙懼上疏辭謝

曰臣天性狂愚生在深宮長養傅母之手信惑左右之

言及至歸國不知防禁從官侍史利臣財物熒惑臣暢
臣暢無所昭見與相然諾不自知陷死罪以至考案肌
慄心悸自悔無所復及自謂當卽時伏顯誅魂魄去身
分歸黃泉不意陛下聖德枉法曲平不聽有司

曲平曲法申恩

平處其罪

橫貸赦臣戰慄連月未敢自安上念以負先帝而

令陛下爲臣收汗天下

汗惡也天下以帝赦王爲惡故言收惡天下也

誠無氣

以息筋骨不相連臣暢知大貸不可再得自誓束身約
妻子不敢復出入失繩墨不敢復有所橫費租入有餘
乞裁食睢陽穀孰虞蒙寧陵五縣還餘所食四縣臣暢
小妻三十七人其無子者願還本家自選擇謹勅奴婢

二百人其餘所受虎賁官騎及諸工技鼓吹蒼頭奴婢兵弩廐馬皆上還本署臣暢以骨肉近親亂聖化汗清流旣得生活誠無心面目以凶惡復居大宮食大國張官屬藏什物願陛下加大恩開臣自悔之門假臣遷善之路令天下知臣蒙恩得去死就生頗能自悔臣以公卿所奏臣罪惡詔書常置於前晝夜誦讀臣小人貪見明時不能卽時自引惟陛下哀臣令得喘息漏刻若不聽許臣實無顏以久生下入黃泉無以見先帝此誠臣至心臣欲多還所受恐天恩不聽許節量所留於臣暢饒足詔報曰朕惟王至親之屬淳淑之美傅相不良不

能防邪至令有司紛紛有言今王深思悔過端自克責
朕惻然傷之志匪由于咎在彼小子

謂由卞忌及王禮等也

一日

克已復禮天下歸仁王其安心靜意茂率休德易不云

乎一謙而四益小有言終吉

易謙卦曰天道虧盈而益謙地道變盈而流謙鬼神

害盈而福謙人道惡盈而好謙爲謙是一而天地神人皆益之故曰一謙而四益訟卦初六曰小有言終吉言王雖小有訟言而終吉也強食自愛暢固讓章數上卒不許立二十

七年薨子恭王堅嗣永元十六年封堅弟二人爲鄉亭

侯堅立二十六年薨子懷王匡嗣永建二年封匡兄弟

七人爲鄉亭侯匡立十一年薨無子順帝封匡弟孝陽

亭侯成爲梁王是爲夷王立二十九年薨子敬王元嗣

立十六年薨子彌嗣立四十年魏受禪以爲崇德侯

淮陽頃王昞傳

淮陽頃王昞永平五年封常山王建初四年徙爲淮陽王以汝南之新安西華益淮陽國立十六年薨未及立嗣永元二年和帝立昞小子側復爲常山王奉昞後是爲殤王立十三年薨父子皆未之國並葬京師側無子其月立兄防子侯章爲常山王和帝憐章早孤數加賞賜延平元年就國立二十五年薨是爲靖王子頃王儀嗣永建二年封儀兄二人爲亭侯儀立十七年薨子節王豹嗣永嘉元年封豹兄四人爲亭侯豹立八年薨子

高嗣三十二年遭黃巾賊棄國走建安十一年國除

濟陰悼王長傳

濟陰悼王長永平十五年封建初四年以東郡之離孤
陳留之長垣益濟陰國立十三年薨于京師無子國除
論曰晏子稱夫人生厚而用利於是乎正德以幅之謂
之幅利言人情須節以正其德亦由布帛須幅以成其
度焉

左傳云齊景公與晏子却殿之邑六十晏子不受曰夫富如布帛之有幅焉爲之度使無遷也夫人

生厚而用利於是正德以幅之謂之幅利過則爲敗吾不敢貪多所謂幅也明帝封諸子租

歲不過二千萬馬后爲言而不得也

東觀明紀曰皇子之封皆減舊制嘗

案輿地圖皇后在傍言鉅鹿樂成廣平各數縣租穀百萬帝令滿二千萬止諸小王皆當畧與楚淮陽相比什

後漢書卷八十
死傳
減三四我子不當
與先帝子等者也

賢哉豈徒儉約而已乎知驕貴之無

馱嗜欲之難極也故東京諸侯鮮有至於禍敗者也

贊曰孝明傳脩維城八國陳敬嚴重彭城厚德下邳嬰

痾梁節邪惑三藩夙齡

謂千乘淮陽濟陰並早歿

黨惟荒忒

後漢書卷八十

後漢書卷八十考證

陳敬王羨傳徙封爲陳王食淮南郡○

臣會汾

按諸本

或作淮南或作淮陽皆非也前後書志兩漢並無淮南淮陽郡名前漢之淮陽國卽後漢之陳國也陳與淮陽旣爲一所則徙封陳王之下不須更言食淮陽郡以上下文義參之明是汝南郡無疑也前云徙爲西平王分汝南八縣爲國至此雖徙封陳王而所食租稅仍兼汝南正所以優異之陳與汝南並隸豫州刺史部也下云坐削西華項新陽三縣又坐削圍宜祿扶溝三縣據郡國志西華項新陽宜祿並屬汝南

則監本僅誤一淮字別本作淮陽尤爲謬矣

情辭與王共祭黃老君注劉攽曰按文黃老君不成文
當云黃帝老君○刊誤補遺曰真誥云大洞之道至
精至妙是守素真人之經昔中央黃老君秘此經世
不知也則道家又自有黃老君

多爲丹陵兵鳥桓所畧云○陵監本誤作陽今改正
樂成靖王黨傳子續立○續字一本作續

後漢書卷八十考證